明儒學案

冊一

# 明儒學案

#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鄭氏補刻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 鄭序

道並行而不相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三教旣興孰能存其一去其二並爲儒而不相容隘矣孔子大中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是以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然嘗欲無言且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大賢而下概莫之及後儒質有純駁學有淺深異同錯出宋惟周子渾融罕露圭角朱陸門人各持師說入主出奴明儒沿襲而其間各有發揮開闢精確處不可掩沒棃洲黃子臚爲學案而並錄之後之觀者毋師己意毋主先入虛心體察孰純孰駁孰淺孰深自呈自露惟以有裨於爲己之學而合乎天地之所以爲大其於道也斯得之矣康熙辛未鄞萬氏刻其原本三分之一而輟嗣後故城賈氏一刻雜以臆見失黃子著書本意今續完萬氏之未刻乾隆己未夏五

慈谿後學鄭性謹序

珍倣宋版印

# 明儒學案原序

盈天地皆心也變化不測不能不萬殊心無本體工夫所至卽其本體故窮理者窮此心之萬殊非窮萬物之萬殊也是以古之君子寧鑿五丁之間道不假邯鄲之野馬故其途亦不得不殊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於一途使美厥靈根者化爲焦芽絶港夫先儒之語錄人人不同只是印我之心體變動不居若執定成局終是受用不得此無他修德而後可講學今講學而不修德又何怪其舉一而廢百乎時風愈下兔園稱儒實老生之變相坊人詭計借名母以行書誰立廟庭之中正九品參差大類釋氏之源流五宗水火遂使杏壇塊土爲一鬨之市可哀也夫羲幼遭家難先師蕺山先生視羲如子扶危定傾日聞緒言小子矍矍夢奠之後始從遺書得其宗旨而同門之友多歸忠節歲己酉毗陵鄆仲昇來越著劉子節要仲昇先師之高第弟子也書成羲送之江干仲昇執手丁寧曰今日知先師之學者惟吾與子兩人議論不容不歸一惟於先師言意所在宜稍爲通融羲曰先師所以異於諸儒者正在於意豈可不爲發明仲昇欲羲敘其節要羲終不敢是則仲昇於殊途百慮之學尚有成局之未化也羲爲明儒學案上下諸先生深淺各得醇疵互見要皆功力所至竭

其心之萬殊者而後成家未嘗以懞懂精神冒人糟粕於是爲之分源別派使其宗旨歷然由是而之焉固聖人之耳目也間有發明一本之所在非敢有所增損其間此猶中衢之罇後人但持瓦甌樿杓隨意取之無有不滿腹者矣書成於丙辰之後中州許酉山暨萬貞一各刻數卷而未竣其事然鈔本流傳頗爲好學者所識往時湯公潛菴有云學案宗旨雜越苟善讀之未始非一貫此陳介眉所傳述語也壬申七月一病幾革文字因緣一切屏除仇滄柱都下寓書言北地隱士賈若水者手錄是書而歎曰此明室數百年學脈也可聽之埋沒乎亡何賈君逝其子醇菴承遺命刻之嗟乎溫公通鑑成歎世人首尾畢讀者少此書何幸而累爲君子所不棄乎暫徹呻吟口授兒子百家書之康熙三十二年癸酉黃宗羲序

# 重刻明儒學案序

孔子稱善人不踐迹孟子謂君子欲其自得繫辭云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此三言者千古道學之指南也夫道無定體學無定法見每岐於仁智克互用乎剛柔鈞是問仁而克復敬恕功分頓漸同此一貫而忠恕學識義別知行各得其性之所近而已宋儒濂溪明道之深純與顏子爲近伊川橫渠之篤實與曾思爲近象山之高明與孟子爲近立言垂教不必盡同後人泥於著述之迹僉謂朱子集羣儒之大成數百年來專主一家之學明初天台澠池椎輪伊始河東崇仁風教漸廣大抵恪守紫陽家法言規行矩不愧游夏之徒專尚修不尚悟專談下學不及上達也至白沙靜養端倪始自開門戶遠希曾點近類堯夫猶是孔門別派自陽明倡良知之說即心是理即知是行即工夫是本體直探聖學本原前此諸儒學朱而才不逮朱終不出其範圍陽明似陸而才高於陸故可與紫陽並立當時若東廓主戒懼雙江主歸寂念菴主無欲最稱新建功臣即甘泉體認見羅止修亦足互相表裏迨蕺山提清誠意約歸慎獨而良知之學益臻實地不落虛空矣黃黎洲先生明儒學案一書言行並載支派各分擇精語詳鉤元提要一代學術源流瞭如指掌要其微意實

以大宗屬姚江而以崇仁爲啓明蕺山爲後勁凡宗姚江與闢姚江者是非互見得失兩存所以闡良知之祕而防其流弊用意至深遠也是書清河賈氏刻本行世已久但原本首康齋賈本改而首敬軒原本王門學案賈本皆改爲相傳學案與萬五河原刻不同似非先生本旨予家舊有鈔本謹據萬氏原刻重加訂正以復其初并校亥豕之訛壽諸梨棗竊謂學貴真修實悟不外虛實兩機病實者救之以虛病虛者救之以實古人因病立方原無成局通其變使人不倦故教法日新理雖一而言不得不殊入手雖殊而要歸未嘗不一讀是書者誠能不泥其迹務求自得之真向身心性命上作印證不向語言文字上生葛藤則東西相反而不可相無百川學海而皆可至於海由諸儒上溯濂洛關閩以尋源洙泗庶不負先生提唱之苦心也夫　時

道光元年辛巳仲冬朔旦會稽後學莫晉頓首謹書於教忠堂

## 師說

方正學孝孺　　黃宗羲述

神聖既遠禍亂相尋學士大夫有以生民爲慮王道爲心者絕少宋沒益不可問先生稟絕世之資慨焉以斯文自任會文明啓運千載一時深維上天所以生我之意與古聖賢之所講求直欲排洪荒而開二帝去雜霸而見三王又推其餘以淑來禩伊周孔孟合爲一人將旦暮遇之此非學而有以見性分之大全不能也既而時命不偶遂以九死成就一個是完天下萬世之責其扶持世教信乎不愧千秋正學者也考先生在當時已稱程朱復出後之人反以一死抹過先生一生苦心謂節義與理學是兩事出此者入彼至不得與揚雄吳草廬論次並稱於是成仁取義之訓爲世大禁而亂臣賊子將接踵於天下矣悲夫或言先生之忠至矣而十族與殉無乃傷於激乎余曰先生只自辦一死其激而及十族十族各辦其一死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十族衆乎而不當死乎惟先生平日學問斷斷乎臣盡忠子盡孝一本於良心之所固有者率天下而趨之至數十年之久幾於風移世變一日乃得透此一段精光不可掩遏蓋至誠形著動變之理宜然而非人力之所幾及也雖謂先生爲中庸之道可也

曹月川端

先生之學不由師傳特從古冊中翻出古人公案深有悟於造化之理而以月川體其傳反而求之吾心卽心是極卽心之動靜是陰陽卽心之日用酬酢是五行變合而一以事心爲入道之路故其見雖徹而不元學愈精而不雜雖謂先生爲今之濂溪可也乃先生自譜其於斯道至四十而猶不勝其渺茫浩瀚之苦又十年恍然一悟始知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焉所謂太極之理卽此而是蓋見道之難如此學者愼毋輕言悟也哉○按先生門人彭大司馬澤嘗稱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之學莫盛於劉誠意宋學士至道統之傳則斷自澠池曹先生始上章請從祀孔子廟庭事在正德中愚謂方正學而後斯道之絕而復續者實賴有先生一人薛文清亦聞先生之風而起者

薛敬軒瑄

愚按前輩論一代理學之儒惟先生無間言非以實踐之儒歟然先生爲御史在宣正兩朝未嘗錚錚一論事景皇易儲先生時爲大理亦無言或云先生方轉餉貴州及于肅愍之獄係當朝第一案功罪是非而先生僅請從末減坐視忠良之死而不之救則將焉用彼相

矣就事相提前日之不諫是則今日之諫非兩者必居一於此而先生亦已愧不自得乞身去矣然先生於道於古人全體大用儘多缺陷特其始終進退之節有足稱者則亦成其爲文清而已閱先生讀書錄多兢兢檢點言行間所謂學貴踐履意蓋如此或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覺性天通先生晚年聞道未可量也

吳康齋與弼

愚按先生所不滿於當時者大抵在訟弟一事及爲石亨跋族譜稱門士而已張東白聞之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無得久竊虛名之語一時名流盡譁恐未免爲羽毛起見者予則謂先生之過不特在訟弟之時而尤在不能喻弟於道之日特其不能喻弟於道而遂至於官且不難以因服見有司絕無矯飾此則先生之過所謂揭日月而共見者也若族譜之跋自署門下士亦或宜然徐孺子於諸公推轂雖不應命及卒必千里赴吊先生之意其猶行古之道乎後人以成敗論人見亨他日以反誅便謂先生不當與作緣豈知先生之不與作緣已在應聘辭官之日矣不此之求而屑屑於稱謂語言文字之間甚矣責人之無已也○先生之學刻苦奮勵多從五更枕上汗流淚下得來及夫得之而有以自樂則又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蓋

七十年如一日憤樂相生可謂獨得聖賢之心精者至於學之之道大要在涵養性情而以克己安貧爲實地此正孔顏尋向上工夫故不事著述而契道真言動之間悉歸平澹晚年出處一節卓然世道羽儀而處之恬然圭角不露非有得於道其能如是記云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可爲先生寫照充其所詣庶幾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氣象余嘗僭評一時諸公薛文清多困於流俗陳白沙猶激於聲名惟先生醇乎醇云

## 陳剩夫真晟

先生學方胡敬齋而涵養不逮氣質用事晚年靜坐一機疑是進步惜未窺先生全書

## 周小泉蕙

愚按非聖勿學惟聖斯學二語可謂直指心源段容思先生堅訓小泉先生語而兩人亦獨超語言問答之外其學至乎聖人一日千里無疑也夫聖人之道反身而具足焉不假外求學之即是故先生亦止言聖學段先生云何爲有大如天地須信無窮自古今意先生已信及此非阿所好者是時關中之學皆自河東派來而一變至道

## 陳白沙獻章

珍倣宋版印

愚按前輩之論先生備矣今請再訂之學術疑似之際先生學宗自然而要歸於自得自得故資深逢源與鳶魚同一活潑而還以握造化之樞機可謂獨開門戶超然不凡至問所謂得則曰靜中養出端倪向求之典冊累年無所得而一朝以靜坐得之似與古人之言自得異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不聞其以自然得也靜坐一機無乃淺嘗而捷取之乎自然而得者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聖人也不聞其以靜坐得也先生蓋亦得其所得而已矣道本自然人不可以智力與纔欲自然便不自然故曰會得的活潑潑地不會得的只是弄精魂靜中養出端倪不知果是何物端倪云者心可得而擬口不可得而言畢竟不離精魂者近是今考先生證學諸語大都說一段自然工夫高妙處不容湊泊終是精魂作弄處蓋先生識趣近濂溪而窮理不逮學術類康節而受用太早質之聖門難免欲速見小之病者也似禪非禪不必論矣

## 陳克菴選

愚按先生躬行粹潔卓然聖人之徒無疑其平生學力盡見於張聚一疏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通紀評理學未必盡當而推許老先生也至矣文肅好古信道真不愧先生友者 文肅先生鄉友謝公鐸

羅一峯倫

愚按一峯嘗自言予性剛見剛者好之若饑渴之於飲食不能自喻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尙友其人於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而欷噓企羨至爲泣下予之好剛蓋天性然也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至大至剛以塞乎天地之閒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眞至剛之大丈夫哉孔孟之所謂剛固予之所好者也此可爲先生實錄先生之學剛而正或擬之孔融非是又傳先生旣謫官過崇仁求謁康齋康齋不見意待再三而後見之先生怒投一詩去康齋之不見所以進先生之意深矣惜先生不悟也又當時張廷祥獨不喜康齋故先生亦不喜之然康齋終不可及也

蔡虛齋清

先生闇修篤行不聚徒不講學不由師承崛起希曠之後一以六經爲入門四子爲標準而反身用力本之靜虛之地所謂眞道德性命端向此中有得焉久之涵養深至日改而月以化庶幾慥慥君子前輩稱月湖過先生殊未然月湖之視先生猶子夏之於曾子玉夫清

修勁力差可伯仲惜未底於成又先生嘗友林見素考見素立朝卓然名德又累疏薦羅整菴王陽明呂涇野陳白沙則其聲氣所感通可知矣再考以入月湖楊廉號玉夫丁幾字

王陽明守仁

先生承絶學於詞章訓詁之後一反求諸心而得其所性之覺曰良知因示人以求端用力之要曰致良知良知爲知見知不囿於聞見致良知爲行見行不滯於方隅即知即行即心即物即動即靜即體即用即工夫即本體即下即上無之不一以救學者支離眩騖務華而絶根之病可謂震霆啓寐烈耀破迷自孔孟以來未有若此之深切著明者也特其與朱子之說不無牴牾而所極力表章者乃在陸象山遂疑其或出於禪禪則先生固嘗逖之後乃覺其非而去之矣夫一者誠也天之道也誠之者明也人之道也致良知是也因明至誠以人合天之謂聖禪有乎哉即象山本心之說疑其爲良知之所自來而求本心於良知指點更爲親切合致知於格物工夫確有循持較之象山混人道一心即本心而求悟者不猶有毫釐之辨乎先生之言曰良知即是獨知時本非元妙後人強作元妙觀故近禪殊非先生本旨至其與朱子牴牾處總在大學一書朱子之解大學也

先格致而後授之以誠意先生之解大學也即格致爲誠意其於工夫似有分合之不同然詳二先生所最喫緊處皆不越慎獨一關則所謂因明至誠以進於聖人之道一也故先生又有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夫大學之教一先一後階級較然而實無先後之可言故八目總是一事先生命世人豪龍場一悟得之天啓亦自謂從五經印證過來其爲廓然聖路無疑特其急於明道往往將向上一幾輕於指點啓後學躐等之弊有之天假之年盡融其高明卓絶之見而底於實地安知不更有晚年定論出於其間而先生且遂以優入聖域則範圍朱陸而進退之又不待言矣先生屬纊時嘗自言曰我平生學問纔做得數分惜不得與吾黨共成之此數分者當是善信以上人明道而後未見其比先生門人徧天下自東廓先生而外諸君子其最著與然而淵源分合之故亦略可覩云

## 鄒東廓守益

按鄒文潔公稱陽明必爲聖學無疑及門之士概多矛盾其說而獨有取於念菴然何獨近遺東廓耶東廓以獨知爲良知以戒懼謹獨爲致良知之功此是師門本旨而學焉者失之浸流入猖狂一路惟東廓斤斤以身體之便將此意做實落工夫卓然守聖矩無少畔援

珍倣宋版印

諸所論著皆不落他人訓詁良知窠臼先生之教卒賴以不墜可謂有功師門矣後來念菴收攝保任之說實遡諸此

## 王龍溪畿

愚按四句教法考之陽明集中並不經見其說乃出於龍溪則陽明未定之見平日間嘗有是言而未敢筆之於書以滋學者之惑至龍溪先生始云四有之說猥犯支離勢必進之四無而後快既無善惡又何有心意知物終必進之無心無意無知無物而後元如此則致良知三字著在何處先生獨悟其所謂無者以爲教外之別傳而實亦併無是無有無不立善惡雙泯任一點虛靈知覺之氣從橫自在頭頭明顯不離著於一處幾何而不蹈佛氏之坑塹也哉夫佛氏遺世累專理會生死一事無惡可去幷無善可爲止餘眞空性地以顯眞覺從此悟入是爲宗門若吾儒日在世法中求性命五慾薰染頭出頭沒於是而言無善惡適爲濟惡之津梁耳先生孜孜學道八十年猶未討歸宿不免沿門持鉢習心習境密制其命此時是善是惡只口中勞勞行脚仍不脫在家窠臼孤負一生無處根基惜哉王門有心齋龍溪學皆尊悟世稱二王心齋言悟雖超曠不離師門宗旨至龍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懸空期個悟終成玩弄光景雖謂之操

戈入室可也

羅整菴欽順

愚按先生之學始由禪入從庭前栢樹子話頭得悟一夕披衣通身汗下自怪其所得之易反而求之儒不合也始知佛氏以覺爲性以心爲本非吾儒窮理盡性至命之旨乃本程朱格致之說而求之積二十年久始有見於所謂性與天道之端一日打併則曰性命之妙理一分殊而已矣又申言之曰此理在心目間由本而知末萬象紛紜而不亂自末而歸本一真湛寂而無餘因以自附於卓如之見如此亦可謂苦且難矣竊思先生所謂心目之間者不知實在處而其本之末末歸本者又孰從而之之歸之乎理一分殊即孔子一貫之旨其要不離忠恕者是則道之不遠於人心亦從可決矣乃先生方斷斷以心性辨儒釋直以求心一路歸之禪門故寧舍置其心以言性而判然二之處理於不外不內之間另呈一心目之象終是泛觀物理如此而所云之之歸之者亦是聽其自之之而自歸之於我無與焉則亦不自覺其墮於恍惚之見矣考先生所最得力處乃在以道心爲性指未發而言人心爲情指已發而言自謂獨異於宋儒之見且云於此見得分明則無往而不合試以先生之言思之心與性

情原只是一人不應危是心而微者非心止緣先生認定佛氏以覺
爲性謂覺屬已發是情不是性卽本之心亦只是惟危之心而無惟
微之心遂以其微者拒之於心外而求之天地萬物之表謂天下無
性外之物格物致知本末一貫而後授之誠正以立天下之大本若
是則幾以性爲外矣我故曰先生未嘗見性以其外之也夫性果在
外乎心果在內乎心性之名其不可混者猶之理與氣而其終不可
得而分者亦猶之乎理與氣也先生既不與宋儒天命氣質之說而
蔽以理一分殊之一言謂理卽是氣之理是矣獨不曰性卽是心之
性乎心卽氣之聚於人者而性卽理之聚於人者理氣是一則心性
不得是二心性是一性情又不得是二使三者於一分一合之間終
有二焉則理氣是何物心與性情又是何物天地間既有箇合氣之
理又有箇離氣之理既有箇離心之性又有箇離性之情又烏在其
爲一本也乎吾儒本天釋氏本心自是古人鐵案先生娓娓言之可
爲大有功於聖門要之善言天者正不妨其合於人善言心者自不
至流而爲釋先生不免操因咽廢食之見截得界限分明雖足以洞
彼家之弊而實不免抛自身之藏考先生於格物一節幾用却二三
十年工夫迨其後卽說心說性說理氣一字不錯亦只是說得是形

容得著於坐下毫無受用若先生莊一靜正德行如渾金璞玉不愧聖人之徒自是生質之美非關學力先生嘗與陽明先生書云如必以學不資於外求但當反觀內省以爲務則誠意正心四字亦何不盡之有何必於入門之際便困以格物一段工夫嗚呼如先生者眞所謂困以格物一段工夫不特在入門且在終身者也不然以先生之質早尋向上而進之宜其優入聖域而惜也僅止於是雖其始之易悟者不免有毫釐之差而終之苦難一生擾擾到底者幾乎千里之謬蓋至是而程朱之學亦弊矣由其說將使學者終其身無入道之日困之以二三十年工夫而後得而得已無幾視聖學幾爲絕德此陽明氏所以作也

呂涇野柟

愚按關學世有淵源皆以躬行禮教爲本而涇野先生實集其大成觀其出處言動無一不規於道極之心術隱微無毫髮可疑卓然閔冉之徒無疑也當時陽明先生講良知之學本以重躬行而學者誤之反遺行而言知得先生尙行之旨以救之可謂一髮千鈞時先生講席幾與陽明氏中分其盛一時篤行自好之士多出先生之門

孟雲浦化鯉　孟我疆秋　張陽和元忭

珍做宋版印

愚按二孟先生如泳壺秋水兩相輝映以紹家傳於不墜可稱北地聯璧吾鄉文恭張先生則所謂附驥尾而名益彰者乎讀二孟行張文恭作可信也文恭又嘗有壯哉行贈鄧進士遺戍貴陽其私吾黨臭味如此君子哉若人於今吾不得而見之矣文恭與同鄉羅文懿爲筆硯交其後文懿爲會試舉主文恭自追友誼如昔亦不署門生文懿每憾之文恭不顧廷對係高中元讀卷後相見亦不署門生其矯矯自立如此文恭又與鄧文潔交莫逆及其沒也文潔祭以文稱其好善若渴以天下爲己任云

羅念菴洪先　趙大洲貞吉　王塘南時槐　鄧定宇以讚

按王門惟心齋氏盛傳其說從不學不慮之旨轉而標之曰自然曰學樂末流衍蔓浸爲小人之無忌憚羅先生後起有憂之特拈收攝保聚四字爲致良知符訣故其學專求之未發一機以主靜無欲爲宗旨可爲衛道苦心矣或曰先生之主靜不疑禪歟曰古人立教皆權法王先生之後不可無先生吾取其足以扶持斯道於不墜而已況先生已洞其似是而出入之逃楊歸儒視無忌憚者不猶近乎趙王鄧三先生其猶先生之意歟鄧先生精密尤甚其人品可伯仲先生

## 羅近溪汝芳

鄧先生當士苴六經之後獨發好古精心考先聖人之遺經稍稍補綴之端委纚然挽學者師心誣古之弊其功可謂大矣乃其學實本之東廓獨聞戒懼謹獨之旨則雖謂先生爲王門嫡傳可也余嘗聞江西諸名宿言先生學本修羅先生本悟兩人齗齗爭可否及晚年先生竟大服羅先生不覺席之前也考其祭羅先生文略見一班則羅先生之所養蓋亦有大過人者余故擇其喫緊真切者載於篇令後之學莽蕩者無得藉口羅先生也

## 李見羅材

文成而後李先生又自出手眼諄諄以止修二字壓倒良知亦自謂考孔曾俟後聖抗顏師席率天下而從之與文成同昔人謂良知醒而蕩似不若止修二字有根據實地然亦只是尋將好題目做文章與坐下無與吾人若理會坐下更何良知止修分別之有先生氣魄大以經世爲學酷意學文成故所至以功名自喜微叩其歸宿往往落求可求成一路何敢望文成後虛大學一書程朱說誠正陽明說致知心齋說格物盱江說明明德劍江說修身至此其無餘蘊乎

## 許敬菴孚遠

余嘗親受業許師見師端凝敦大言動兢兢儼然儒矩其密繕身心纖悉不肯放過於天理人欲之辨三致意焉嘗深夜與門人子弟輩窅然靜坐輒追數平生酒色財氣分數消長以自證其所學篤實如此

明儒學案發凡

從來理學之書前有周海門聖學宗傳近有孫鍾元理學宗傳諸儒之說頗備然陶石簣與焦弱侯書云海門意謂身居山澤見聞陋陋嘗願博求文獻廣所未備非敢便稱定本也且各家自有宗旨而海門主張禪學擾金銀銅鐵爲一器是海門一人之宗旨非各家之宗旨也鍾元雜收不復甄別其批註所及未必得其要領而其聞見亦猶之海門也學者觀羲是書而後知兩家之疎略

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天下之義理無窮茍非定以一二字如何約之使其在我故講學而無宗旨卽有嘉言是無頭緒之亂絲也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卽讀其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是編分別宗旨如燈取影杜牧之曰丸之走盤橫斜圓直不可盡知其必可知者是知丸不能出於盤也夫宗旨亦若是而已矣

嘗謂有明文章事功皆不及前代獨於理學前代之所不及也牛毛繭絲無不辨晰眞能發先儒之所未發程朱之闢釋氏其說雖繁總是只在迹上其彌近理而亂眞者終是指他不出明儒於毫釐之際使無遁影陶石簣亦曰若以見解論當代諸公儘有高過者與羲言

不期而合
每見鈔先儒語錄者薈撮數條不知去取之意謂何其人一生之精神未嘗透露如何見其學術是編皆從全集纂要鉤玄未嘗襲前人之舊本也
儒者之學不同釋氏之五宗必要貫串到青源南嶽夫子既焉不學濂溪無待而興象山不聞所受然其間程朱之至何王金許數百年之後猶用高曾之規矩非如釋氏之附會源流而已故此編以有所授受者分爲各案其特起者後之學者不甚著名總列諸儒之案
學問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著者爲真凡倚門傍戶依樣葫蘆者非流俗之士則經生之業也此編所列有一偏之見有相反之論學者於其不同處正宜著眼理會所謂一本而萬殊也以水濟水豈是學問
胡季隨從學晦翁晦翁使讀孟子他日問季隨至於心獨無所同然乎季隨以所見解晦翁以爲非且謂其讀書鹵莽不思季隨思之既苦因以致疾晦翁始言之古人之於學者其不輕授如此蓋欲其自得之也即釋氏亦最忌道破人便作光景玩弄耳此書未免風光狼籍學者徒增見解不作切實工夫則義反以此書得罪於天下後世矣

是書搜羅頗廣然一人之聞見有限尚容陸續訪求即羲所見而復失去者如朱布衣語錄韓苑洛南瑞泉穆玄菴范栗齋諸公集皆不曾採入海內有斯文之責者其不吝教我此非末學一人之事也

黃宗羲識

# 明儒學案總目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縄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卷一

崇仁學案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卷二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孔明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卷三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卷四

太僕夏東巖先生尙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卷五
白沙學案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舉人李大厓先生承箕
卷六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卷七
河東學案
文清薛敬軒先生瑄　御史閻子與先生禹錫
侍郎張自在先生鼎　郡守段容思先生堅
廣文張默齋先生傑　文莊王凝齋先生鴻儒
布衣周小泉先生蕙　郡丞薛思菴先生敬之
郡丞李介菴先生錦
卷八

文簡呂涇野先生柟　司務呂愧軒先生潛
張石谷先生節　李正立先生挺
郡守郭蒙泉先生郛　舉人楊天游先生應詔
卷九
三原學案
端毅王石渠先生恕　康僖王平川先生承裕
光祿馬谿田先生理　恭簡韓苑洛先生邦奇
忠介楊斛山先生爵　徵君王秦關先生之士
卷十
姚江學案
文成王陽明先生守仁附許半圭　王司輿
卷十一
浙中王門學案
郎中徐橫山先生愛　提學蔡我齋先生王宗兗
御史朱白浦先生節　員外錢緒山先生德洪
卷十二
郎中王龍溪先生畿

卷十三
郡守季彭山先生本　宗伯黃久菴先生綰
卷十四
布衣董蘿石先生澐 附子穀
主事陸原靜先生澄　尚書顧箬溪先生應祥
侍郎黃致齋先生宗明　中丞張浮峯先生元冲
侍郎程松溪先生文德　太常徐魯源先生用檢
卷十五
都督萬鹿園先生表　侍郎王敬所先生宗沐
侍讀張陽和先生元忭　教諭胡今山先生瀚
卷十六
江右王門學案
文莊鄒東廓先生守益 附子善 孫德涵 德溥 德泳
卷十七
文莊歐陽南野先生德　貞襄聶雙江先生豹
卷十八
文恭羅念菴先生洪先

卷十九
處士劉兩峯先生文敏　郡丞劉師泉先生邦采
御史劉三五先生陽附劉印山　王柳川
縣令劉梅源先生曉　員外劉晴川先生魁
主事黃洛村先生弘綱　主事何善山先生廷仁
郎中陳明水先生九川　太常魏水洲先生良弼
解元魏師伊先生良政　處士魏藥湖先生良器
卷二十
太常王塘南先生時槐
卷二十一
文潔鄧定宇先生以讚　參政陳蒙山先生嘉謨
徵君劉瀘瀟先生元卿　學憲萬思默先生廷言
卷二十二
廉使胡廬山先生直
卷二十三
忠介鄒南皐先生元標　給諫羅匡湖先生大紘
卷二十四

中丞宋望之先生儀望　徵君鄧潛谷先生元錫
徵君章本清先生潢　僉憲馮慕岡先生應京
卷二十五
南中王門學案
孝廉黃五嶽先生省曾　長史周靜菴先生衝
明經朱近齋先生得之　太常周訥谿先生怡
學憲薛方山先生應旂　副使薛畏齋先生甲
副使查毅齋先生鐸
卷二十六
襄文唐荊川先生順之　太常唐凝菴先生鶴徵
卷二十七
文貞徐存齋先生階　中丞楊幼殷先生豫孫
卷二十八
楚中王門學案
僉憲蔣道林先生信　孝廉冀闇齋先生元亨
卷二十九
北方王門學案

文簡穆玄菴先生孔暉　教諭張弘山先生後覺
尙寶孟我疆先生秋　主事尤西川先生時熙
文選孟雲浦先生化鯉　侍郎楊晉菴先生東明
郡守南瑞泉先生大吉
卷三十
粵閩王門學案
行人薛中離先生侃　縣令周謙齋先生坦
卷三十一
止修學案
中丞李見羅先生材
卷三十二
泰州學案
處士王心齋先生艮　王東崖先生襞附樵夫　陶匠　田夫
方伯徐波石先生樾　教諭王一菴先生棟
文選林東城先生春
卷三十三
文肅趙大洲先生貞吉

卷三十四
參政羅近溪先生汝芳　侍郎楊復所先生起元
卷三十五
文簡耿天臺先生定向　耿楚倥先生定理
文端焦澹園先生竑　尚寶潘雪松先生士藻
明經方本菴先生學漸　郎中何克齋先生祥
給事祝無功先生世祿
卷三十六
尚寶周海門先生汝登　文簡陶石簣先生望齡
大學劉冲倩先生塙
卷三十七
甘泉學案
文簡湛甘泉先生若水
卷三十八
大僕呂巾石先生懷　侍郎何吉陽先生遷
卷三十九
郡守洪覺山先生垣

卷四十
主政唐一菴先生樞　侍郎蔡白石先生汝楠
卷四十一
侍郎許敬菴先生孚遠　恭定馮少墟先生從吾
卷四十二
文選唐曙臺先生伯元　端潔楊止菴先生時喬
卷四十三
文定王順渠先生道
諸儒學案上
文正方遜志先生孝孺　瓊山趙考古先生謙
卷四十四
學正曹月川先生端
卷四十五
僉憲黃南山先生潤玉　文毅羅一峯先生倫
文懿章楓山先生懋　郎中莊定山先生昶
卷四十六
侍郎張東白先生元楨　方伯陳克菴先生選

布衣陳剩夫先生真晟　方伯張古城先生吉
方伯周翠渠先生瑛　司成蔡虛齋先生清
太常潘南山先生府　參政羅東川先生僑
卷四十七
諸儒學案中
文莊羅整菴先生欽順
卷四十八
文莊汪石潭先生俊　文敏崔後渠先生銑
卷四十九
文定何柏齋先生塘
卷五十
肅敏王浚川先生廷相
卷五十一
文裕黃泰泉先生佐
卷五十二
文定張甬川先生邦奇　襄惠張淨峯先生岳
莊裕徐養齋先生問　諸生李大經先生經綸

卷五十三
諸儒學案下
中丞李谷平先生中　文敏霍渭厓先生韜
考功薛西原先生蕙　文節舒梓溪先生芬
徵君來瞿塘先生知德　副使顏冲宇先生鯨
卷五十四
盧冠巖先生宁忠　侍郎呂心吾先生坤
忠節鹿乾岳先生善繼　總憲曹真予先生于汴
忠節呂豫石先生維祺
卷五十五
給事郝楚望先生敬　諫議吳朗公先生執御
卷五十六
忠烈黃石齋先生道周
卷五十七
忠烈金伯玉先生鉉　中丞金正希先生聲
卷五十八
輔臣朱震青先生天麟　徵君孫鍾元先生奇逢

東林學案
端文顧涇陽先生憲成　忠憲高景逸先生攀龍
卷五十九
御史錢啓新先生一本　文介孫淇澳先生愼行
卷六十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職方劉靜之先生永澄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教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耿庭懷先生橘　光祿劉本儒先生元珍
卷六十一
忠端黃白安先生尊素　貢士吳觀華先生桂森
宗伯吳霞舟先生鍾巒　文選華鳳超先生允誠
中書陳幾亭先生龍正
卷六十二
蕺山學案
忠端劉念臺先生宗周

# 明儒學案卷一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縄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實 重刊

## 崇仁學案

康齋倡道小陂一稟宋人成說言心則以知覺而與理為二言工夫則靜時存養動時省察故必敬義夾持明誠兩進而後為學問之全功其相傳一派雖一齋莊渠稍為轉手終不敢離此矩矱也白沙出其門然自敘所得不關聘君當為別派於戲椎輪為大輅之始增冰為積水所成微康齋焉得有後時之盛哉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教諭婁一齋先生諒

謝西山先生復

鄭敬齋先生伉

胡鳳儀先生九韶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大僕夏東巖先生尚朴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會稽後學　夏　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 聘君吳康齋先生與弼

吳與弼字子傳號康齋撫州之崇仁人也父國子司業溥先生生時祖夢有藤繞其先墓一老人指爲扳轅藤故初名夢祥八九歲已負氣岸十九歲（永樂己丑）覲親於京師（金陵）從洗馬楊文定（溥）學讀伊洛淵源錄慨然有志於道謂程伯子見獵心喜乃知聖賢猶夫人也孰云不可學而至哉遂棄舉子業謝人事獨處小樓玩四書五經諸儒語錄體貼於身心不下樓者二年氣質偏於剛忿至是覺之隨下克之之功辛卯父命還鄉授室長江遇風舟將覆先生正襟危坐事定問之曰守正以俟耳既婚不入室復命於京師而後歸先生往來粗衣敝履人不知其爲司成之子也居鄉躬耕食力弟子從遊者甚衆先生謂婁諒確實楊傑純雅周文勇邁雨中被蓑笠負耒耜與諸

生並耕談乾坤及坎離艮震兌巽於所耕之耒耜可見歸則解犂飯糲蔬豆共食陳白沙自廣來學晨光纔辨先生手自簸穀白沙未起先生大聲曰秀才若爲懶惰卽他日何從到伊川門下又何從到孟子門下一日刈禾鐮傷厥指先生負痛曰何可爲物所勝竟刈如初嘗歎箋註之繁無益有害故不輕著述省郡交薦之不赴太息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難矣吾庸出爲天順初忠國公石亨汰甚知爲上所疑門客謝昭効張瓚之告蔡京徵先生以收人望亨謀之李文達文達爲草疏上之上問文達曰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皇上聘與弼卽聖朝盛事遂遣行人曹隆至崇仁聘之先生應召將至上喜甚問文達曰當以何官官與弼文達曰今東宮講學需老成儒者司其輔導宜莫如與弼上可諭德召對文華殿上曰聞高義久矣特聘卿來煩輔東宮對曰臣少賤多病杜迹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聞過情誤塵薦牘聖明過聽束帛邱園臣實內愧力疾謝命不能供職上曰宮僚優閑不必固辭賜文幣酒牢命侍人牛玉送之館次上顧文達曰人言此老迂不迂也時文達首以賓師禮遇之公卿大夫士承其聲名坐門求見而流俗多怪謗議蠭起中官見先生操古禮屹屹則羣聚而笑之或以爲言

者文達爲之解曰凡爲此者所以勵風俗使奔競干求乞哀之徒觀之而有愧也先生三辭不得命稱病篤不起上諭文達曰與弼不受官者何故必欲歸需秋涼而遣之祿之終身顧不可乎文達傳諭先生辭益堅上曰果爾亦難留乃允之先生上十因事上復召對賜璽書銀幣遣行人王惟善送歸命有司月廩之蓋先生知石亨必敗故潔然高蹈其南還也人問其故曰欲保性命而已己卯九月遣門生進謝表辛巳冬適楚拜楊文定之墓壬午春適閩問考亭以申願學之志己丑十月十七日卒年七十有九先生上無所傳而聞道最早身體力驗只在走趨語默之間出作入息刻刻不忘久之自成片段所謂敬義夾持誠明兩進者也一切玄遠之言絕口不道學者依之眞有途轍可循臨川章衮謂其日錄爲一人之史皆自言己事非若他人以己意附成說以成說附己意泛言廣論者比顧涇陽言先生一團元氣可追太古之樸而世之議先生者多端以爲先生之不受職因敕書以伊傅之禮聘之至而授以諭德失其所望故不受夫舜且歷試諸艱而後納於百揆則伊傅亦豈初命爲相即世俗妄人無如此校量官爵之法而況於先生乎此陳建通記拾世俗無根之謗耳而薛方山憲章錄復仍其謬又謂與弟訟田褫冠蓬首短衣束

裾跪訟府庭張廷祥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久竊虛名之書劉先生言予於本朝極服康齋先生其弟不簡私鬻祭田先生訟之遂囚服以質絕無矯飾之意非名譽心淨盡曷克至此然考之楊端潔傳易考先生自辭宮諭歸絕不言官以民服力田撫守張瓚番禺人因先生拒而不見瓚知京貴有忌先生者尹直之流欲壞其節行令人訟之久之無應者瓚以嚴法令他人代弟訟之牒入即遣隸執牒拘之門人胡居仁等勸以官服往先生服民服從拘者至庭瓚加慢侮方以禮遣先生無慍色亦心諒非弟意相好如初瓚以此得內貴心張廷祥元禎始亦信之後乃釋然此為實錄也又謂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顧涇凡允成論之曰此好事者為之也先生樂道安貧曠然自足真如鳳凰翔於千仞之上下視塵世曾不足過而覽焉區區總戎一薦何關重輕乃遂不勝私門桃李之感而事之以世俗所事座主舉主之禮乎且總戎之汰甚矣行路之人皆知其必敗而況於先生先生所為堅辭諭德之命意蓋若將浼焉惟恐其去之不速也況肯褰裳而赴自附於匪人之黨乎此以知其必不然也

吳康齋先生語

人須整理心下使教瑩淨常惺惺地方好此敬以直內工夫也嗟夫

不敬則不直不直便昏昏倒了萬事從此隳可不懼哉○食後坐東牕四體舒泰神氣清朗讀書愈有進益數日趣同此必又透一關矣○聖賢所言無非存天理去人欲聖賢所行亦然學聖賢者舍是何以哉○日夜痛自點檢且不暇豈有工夫點檢他人邪責人密自治踈矣可不戒哉明德新民雖無二致然己德未明遽欲新民不惟失本末先後之序豈能有新民之效乎徒爾勞擾成私意也○貧困中事務紛至兼以病瘡不免時有憤躁徐整衣冠讀書便覺意思通暢古人云不遇盤根錯節無以別利器又云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然誠難能只得小心忍耐做將去朱子云終不成處不去便放下旨哉言也○文公先生謂延平先生終日無疾言遽色與弼常歎何修而至此又自分雖終身不能學也文公先生又云李先生初間也是豪邁底人後來也是琢磨之功觀此則李先生豈是生來便如此蓋學力所致也然下愚末學苦不能克去血氣之剛平居則慕心平氣和與物皆春小不如意躁急之態形焉因思延平先生所與處者豈皆聖賢而能無疾言遽色者豈非成湯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之功效歟而今而後吾知聖賢之必可學而學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氣質之可化也的然矣下學之功此去何如哉○夜病臥思家務不

免有所計慮心緒便亂氣即不清徐思可以力致者德而已此外非所知也吾何求哉求厚吾德耳心於是乎定氣於是乎清明日書以自勉○南軒讀孟子甚樂湛然虛明平旦之氣略無所撓綠陰清晝薰風徐來而山林闃寂天地自闊日月自長邵子所謂心靜方能知白日眼明始會識青天於斯可驗○與弼氣質偏於剛忿永樂庚寅年二十從洗馬楊先生學方始覺之春季歸自先生官舍紆道訪故人李原道於秦淮客館相與攜手淮畔共談日新與弼深以剛忿為言始欲下克之之功原道尋以告吾父母二親為之大喜原道吉安廬陵人吾母姨夫中允公從子也厥後克之之功雖時有之其如鹵莽滅裂何十五六年之間猖狂自恣良心一發憤恨無所容身去冬今春用功甚力而日用之間覺得愈加辛苦疑下愚終不可以希聖賢之萬一而小人之歸無由可免矣五六月來覺氣象漸好於是益加苦功遂日有進心氣稍稍和平雖時當逆境不免少動於中尋即排遣而終無大害也二十日又一逆事排遣不下心愈不悅蓋平日但制而不行未有拔去病根之意反覆觀之而後知吾近日之病在於欲得心氣和平而惡夫外物之逆以害吾中此非也心本太虛七情不可有所於物之相接甘辛鹹苦萬有不齊而吾惡其逆我者可

乎但當於萬有不齊之中詳審其理以應之則善矣於是中心灑然此殆克己復禮之一端乎蓋制而不行者硬苦以理處之則順暢因思心氣和平非絕無於往日但未如此八九日之無間斷又往日家和平多無事之時今乃能於逆境擺脫懼學之不繼也故特書於冊冀日新又新讀書窮理從事於敬恕之間漸進於克己復禮之地此吾志也效之遲速非所敢知○澹如秋水貧中味和似春風靜後功○力除閑氣固守清貧○病體衰憊家務相纏不得專心致志於聖經賢傳中心益以鄙詐而無以致其知外貌益以怠慢而何以力於行乎歲月如流豈勝痛悼如何如何○數日家務相因憂親不置書程間斷胸次鄙吝甚可愧恥竊思聖賢吉凶禍福一聽於天必不少動於中吾之所以不能如聖賢而未免動搖於區區利害之間者察理不精躬行不熟故也吾之所爲者惠迪而已吉凶禍福吾安得與於其間哉大凡處順不可喜喜心之生驕侈之所由起也處逆不可厭厭心之生怨尤之所由起也一喜一厭皆爲動其中也其中不可動也聖賢之心如止水或順或逆處以理耳豈以自外至者爲憂樂哉嗟乎吾安得而臻茲也勉旃毋忽○屢有逆境皆順而處○枕上思在京時晝夜讀書不間而精神無恙後十餘年疾病相因少能如

昔精進不勝痛悼然無如之何兼貧乏無藥調護只得放寬懷抱毋使剛氣得撓愛養精神以圖少長噫世之年壯氣盛者豈少不過悠悠度日誠可惜哉〇一事少含容則一事差當痛加克己復禮之功務使此心湛然虛明則應事可以無失靜時涵養動時省察不可須臾忽也苟本心爲事物所撓無澄清之功則心愈亂氣愈濁梏之反覆失愈遠矣〇觀近思錄覺得精神收斂身心檢束有歉然不敢少恣之意有悚然奮拔向前之志〇晁公武謂康節先生隱居博學尤精於易世謂其能窮作易之本原前知來物其始學之時睡不施枕者三十年嗟乎先哲苦心如此吾輩將何如哉〇一日以事暴怒卽止數日事不順未免胸臆時生磊塊然此氣稟之偏學問之疵頓無亦難只得漸次消磨之終日無疾言遽色豈朝夕之力邪勉之無怠〇枕上思近來心中閑思甚少亦一進也〇寢起讀書柳陰及東窗皆有妙趣晚二次事逆雖動於中隨卽消釋怒意未形逐漸如此揩磨則善矣〇大抵學者踐履工夫從至難至危處試驗過方始無往不利若舍至難至危其他踐履不足道也〇枕上默誦中庸至大德必受命惕然而思舜有大德既受命矣夫子之德雖未受命卻爲萬世帝王師是亦同矣嗟乎知有德者之應則宜知無德者之應矣何

修而可厚吾德哉○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僥倖燈下讀中庸書此不肖恆服有效之藥也○緩步途間省察四端身心自然約束此又靜時敬也○因暴怒徐思之以責人無恕故也欲責人須思吾能此事否苟能之又思曰吾學聖賢方能此安可遽責彼未嘗用功與用功未深者乎況責人此理吾未必皆能乎此也以此度之平生責人謬妄多矣信哉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也○因事知貧難處思之不得付之無奈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未易能也又曰貧而樂未易及也然古人恐未必如吾輩之貧夜讀子思子素位不願乎外及游呂之言微有得游氏居易未必不得窮通皆好行險未必常得窮通皆醜非實經歷不知此味誠吾百世之師也又曰要當篤信之而已從今安敢不篤信之也○以事難處夜與九韶論到極處須是力消閑氣純乎道德可也倘常情一動則去道遠矣○枕上熟思出處進退惟學聖賢爲無弊若夫窮通得喪付之天命可也然此心必半毫無愧自處必盡其分方可歸之於天欲大書何者謂聖賢何者謂小人以自警○自今須純然粹然卑以自牧和順道德方可庶幾嗟乎人生苟得至此雖寒饑死刑戮死何害爲大丈夫哉苟不能然雖極富貴極

壽考不免爲小人可不思以自處乎○凡事誠有所不堪君子處之無所不可以此知君子之難能也胡生談及人生立世難作好人僕深味之嗟夫見人之善惡無不反諸己可也○途間與九韶談及立身處世向時自分不敢希及中庸數日熟思須是以中庸自任方可無忝此生只是難能然不可畏難而苟安直下承當可也○讀罷思債負難還生理蹇澀未免起計較之心徐覺計較之心起則爲學之志不能專一矣平生經營今日不過如此況血氣日衰一日若再苟且因循則學何由向上此生將何堪於是大書隨分讀書於壁以自警窮通得喪死生憂樂一聽於天此心須澹然一毫無動於中可也○倦臥夢寐中時時警恐爲過時不能學也○近晚往鄰倉借穀因思舊債未還新債又重此生將何如也徐又思之須素位而行不必計較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然此心極難不敢不勉貧賤能樂則富貴不淫矣貧賤富貴樂與不淫宜常加警束古今幾人臻斯境也○早枕思處世不活須以天地之量爲量聖人之德爲德方得恰好嗟夫安得同志共勉此事○早枕思當以天地聖人爲之準則因悟子思作中庸論其極致亦舉天地之道以聖人配之蓋如此也嗟夫未至於天道未至於聖人不可謂之成人此古昔英豪所

珍倣宋版印

以孜孜翼翼終身也○人生但能不負神明則窮通死生皆不足惜矣欲求如是其惟愼獨乎董子云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往來相應噫天人相與之際可畏哉○凡事須斷以義計較利害便非○人須於貧賤患難上立得脚住克治麤暴使心性純然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兩忘惟知有理而已○今日覺得貧困上稍有益看來人不於貧困上著力終不濟事終是脆愞○熟思平生歷試不堪回首間閱舊藁深恨學不向前身心荒怠可憂可愧今日所當爲者夙興盥櫛家廟禮畢正襟端坐讀聖賢書收斂此心不爲外物所汨夜倦而寢此外非所當計窮通壽夭自有命焉宜篤信之○心是活物涵養不熟不免搖動只常常安頓在書上庶不爲外物所勝○應事後卽須看書不使此心頃刻走作○數日養得精神差好須節節接續去莫令間斷○精白一心對越神明○苟一毫不盡其道卽是自絕於天○夜大雨屋漏無乾處吾意泰然○涵養本原工夫日用間大得○夜觀晦菴文集累夜乏油貧婦燒薪爲光誦讀甚好爲諸生授孟子卒章不勝感激臨寢猶諷詠明道先生行狀久之頑鈍之資爲之惕然興起○中堂讀倦遊後園歸絲桐三弄心地悠然日明風靜天壤之間不知復有何樂○早枕痛悔剛惡偶得二句

豈伊人之難化信吾德之不競遇逆境暴怒再三以理遣蓋平日自己無德難於專一責人況化人亦當以漸又一時過差人所不免嗚呼難矣哉中庸之道也○枕上思晦菴文集及中庸皆反諸身心性情頗有意味昨日欲書戒語云溫厚和平之氣有以勝夫乖戾逼窄之心則吾學庶幾少有進耳今日續之云欲進乎此舍持敬窮理之功則吾不知其方矣蓋日來甚覺此二節工夫之切而於文集中玩此話頭益覺忘味也○七月初五日臨鍾帖明窗淨几意思甚佳平生但親筆硯及聖賢圖籍則不知貧賤患難之在身也○人之遇患難須平心易氣以處之厭心一生必至於怨天尤人此乃見學力不可不勉○貧困中事事纏人雖則如此然不可不勉一邊處困一邊進學○凡百皆當責己○昨晚以貧病交攻不得專一於書未免心中不寧熟思之須於此處做工夫教心中泰然一味隨分進學方是不然則有打不過處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然是難事於此可以見聖愚之分可不勉哉凡怨天尤人皆是此關不透耳先哲云身心須有安頓處蓋身心無安頓處則日惟擾擾於利害之中而已此亦非言可盡默而識之可也○早起親筆硯心下清涼之甚忘却一身如是之窘也康節云雖貧無害日高眠○月下詠詩獨步綠陰時倚修

珍倣宋版印

竹好風徐來人境寂然心甚平澹無康節所謂攻心之事〇昨日於文集中又得處困之方夜枕細思不從這裏過真也做人不得增益其所不能豈虛語哉〇日來甚悟中字之好只是工夫難也然不可不勉康節詩云拔山蓋世稱才力到此分毫強得乎〇處困之時所得爲者言忠信行篤敬而已〇寄身於從容無競之境遊心於平澹不撓之鄉日以聖賢嘉言善行沃潤之則庶幾其有進乎〇人之病痛不知則已知而克治不勇使其勢日甚可乎哉志之不立古人之深戒也〇男兒須挺然生世間〇夜坐思一身一家苟得平安深以爲幸雖貧窶太甚亦得隨分耳夫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〇先儒云道理平鋪在信乎斯言也急不得慢不得平鋪之云豈不是如此近來時時見得如此是以此心較之往年亦稍稍向定但眼痛廢書一年餘爲可歎耳〇處大事者須深沈詳察〇看言行錄龜山論東坡云君子之所養要令暴漫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大有所省然志不能帥氣工夫間斷甚矣聖賢之難能也〇累日看遺書甚好因思二程先生之言真得聖人之傳也何也以其說道理不高不低不急不緩溫乎其夫子之言也讀之自然令人心平氣和萬慮俱消〇涵養此心不爲事物所勝甚切日用工夫〇看朱子六十後長進不

多之語悦然自失嗚呼日月逝矣不可得而追矣○十一月單衾徹夜寒甚腹痛以夏布帳加覆略無厭貧之意○閑遊門外而歸程子云和樂只是心中無事誠哉是言也近來身心稍靜又似進一步○近日多四五更夢醒痛省身心精察物理○世間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可謂勞矣誠哉是言也○先哲云大輅與柴車較逐鸞鳳與鴟梟爭食連城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鬬力不惟不能勝兼亦不可勝也○學易稍有進但恨精力減而歲月無多矣即得隨分用工以畢餘齡焉耳○讀奏議一篇令人悚然噫清議不可犯也○今日思得隨遇而安之理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豈以老大之故而厭於事也○累日思平生架空過了時日○與學者話久大概勉以栽培自己根本一毫利心不可萌也○三綱五常天下元氣一家亦然一身亦然○動靜語默無非自己工夫○看漚田晚歸大雨中途雨止月白衣服皆濕貧賤之分當然也靜坐獨處不難居廣居應天下爲難○事往往急便壞了○胡文定公云世事當如行雲流水隨所遇而安可也○毋以妄想戕真心客氣傷元氣○請看風急天寒夜誰是當門定脚人○看史數日愈覺收斂爲至要○人生須自重○閑臥新齋西日明窗意思好道理平鋪在著些意不得○

彼以慳吝狡僞之心待我吾以正大光明之體待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七十二歲方知此味信乎希賢之不易也○夜靜臥閣上深悟靜虛動直之旨但動時工夫尤不易云程子云五倫多少不盡分處至哉言也○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午後看陸宣公集及遺書易一親聖賢之言則心便一但得此身粗安頃刻不可離也○憩亭子看收菜臥久見靜中意思此涵養工夫也○夜臥閣思朱子云閑散不是真樂因悟程子云人於天地間並無窒礙處大小咸快活乃真樂也○無時無處不是工夫○年老厭煩非理也朱子云一日未死一日要是當○於事厭倦皆是無誠○雖萬變之紛紜而應之各有定理

明儒學案卷一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 文敬胡敬齋先生居仁

胡居仁字叔心饒之餘干人也學者稱爲敬齋先生弱冠時奮志聖賢之學往遊康齋吳先生之門遂絶意科舉築室於梅溪山中事親講學之外不干人事久之欲廣聞見適閩歷浙入金陵從彭蠡而返所至訪求問學之士歸而與鄉人婁一齋羅一峯張東白爲會於弋陽之龜峯餘干之應天寺提學李齡鍾城相繼請主白鹿書院諸生又請講學貴溪桐源書院淮王聞之請講易於其府王欲梓其詩文先生辭曰尚需稍進先生嚴毅清苦左繩右矩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以自考雖器物之微區別精審沒齒不亂父病嘗糞以驗其深淺兄出則迎候於門有疾則躬調藥飲執親之喪水漿不入口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室動依古禮不從流俗卜兆爲里人

所阨不得已訟之墨衰而入公門人咸笑之家世爲農至先生而窶甚鶉衣脫粟蕭然有自得之色曰以仁義潤身以牙籤潤屋足矣成化甲辰三月十二日卒年五十一萬歷乙丑從祀孔廟先生一生得力於敬故其持守可觀周翠渠曰君學之所至兮雖淺深予有未知觀君學之所向兮得正路抑又何疑倘歲月之少延兮必日躋乎遠大痛壽命之弗永兮若深造而未艾此定案也其以有主言靜中之涵養尤爲學者津梁然斯言也即白沙所謂靜中養出端倪日用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宜其同門冥契而先生必欲議白沙爲禪一編之中三致意焉蓋先生近於狷白沙近於狂不必以此而疑彼也先生之辨釋氏尤力謂其想像道理所見非真又謂是空其心死其心制其心此皆不足以服釋氏之心釋氏固未嘗無真見其心死之而後活制之而後靈所謂真空即妙有也彌近理而大亂真者皆不在此蓋大化流行不舍晝夜無有止息此自其變者而觀之氣也消息盈虛春之後必夏秋之後必冬人不轉而爲物物不轉而爲人草不移而爲木木不移而爲草萬古如斯此自其不變者而觀之理也在人亦然其變者喜怒哀樂已發未發一動一靜循環無端者心也其不變者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梏之反覆萌蘖發見者性也

珍倣宋版印

儒者之道從至變之中以得其不變者而後心與理一釋氏但見流行之體變化不測故以知覺運動爲性作用見性其所得不生不滅者卽其至變者也層層掃除不留一法天地萬物之變化卽吾之變化而至變中之不變者無所事之矣是故理無不善氣則交感錯綜參差不齊而清濁偏正生焉性無不善心則動靜感應不一其端而真妄雜焉釋氏既以至變爲體自不得不隨流鼓盪其猖狂妄行亦自然之理也當其靜坐枯槁一切降伏原非爲存心養性也不過欲求見此流行之體耳見既真見儒者謂其所見非真只得形似所以遏之而愈張其熖也先生言治法寓兵未復且先行屯田賓興不行且先薦舉井田之法當以田爲母區畫有定數以人爲子增減以受之設官之法正官命於朝廷僚屬大者薦闢小者自辟皆非迂儒所言後有王者所當取法者也

## 居業錄

靜中有物只是常有箇操持主宰無空寂昏塞之患○覺得心放亦是好事便提撕收斂更不令走便是主敬存心工夫若心不知下落茫茫蕩蕩是何工夫○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在讀書上得之或在講論上得之或在思慮上得之或在應事上得之讀書得之雖

多講論得之尤速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孔子只教人去
忠信篤敬上做放心自能收德性自能養孟子說出求放心以示人
人反無捉摸下工夫處故程子說主敬○周子有主靜之說學者遂
專意靜坐多流於禪蓋靜者體動者用靜者主動者客故曰主靜體
立而用行也亦是整理其心不使紛亂躁妄然後能制天下之動但
靜之意重於動非偏於靜也愚謂靜坐中有箇戒慎恐懼則本體已
立自不流於空寂雖靜何害○人心一放道理便失一收道理便在
○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學者以此立心便廣大高明
克之則是純儒推而行之卽純王之政○程朱開聖學門庭只主敬
窮理便教學者有入處○氣之發用處卽是神陳公甫說無動非神
他只窺測至此不識裏面本體故認氣爲理○事事存其當然之理
而已無與焉便是王者若著些計較便是私吝心卽流於霸矣○道
理到貫通處處處事自有要有要不遺力矣凡事必有理初則一事
理窮理多則會於一一則所操愈約制事之時必能挈其總領而理
其條目中其機會而無悔吝○儒者養得一箇道理釋老只養得一
箇精神儒者養得一身之正氣故與天地無間釋老養得一身之私
氣故逆天背理○釋氏見道只如漢武帝見李夫人非真見也只想

珍倣宋版印

像這道理故勞而無功儒者便卽事物上窮究○人雖持敬亦要義理來浸灌方得此心悅懌不然只是硬持守也○今人說靜時不可操才操便是動學之不講乃至於此甚可懼也靜時不操待何時去操其意以爲不要惹動此心待他自存若操便要著意著意便不得靜是欲以空寂杳冥爲靜不知所謂靜者只是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而言其中操持之意常在也若不操持待其自存決無此理程子曰人心自由便放去又以思慮紛擾爲不靜遂遏絕思慮以爲靜殊不知君子九思亦是存養法但要專一若專一時自無雜慮有事時專一無事時亦專一此敬之所以貫乎動靜爲操存之要法也○敬爲存養之道貫徹始終所謂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是未知之前先須存養此心方能致知又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則致知之後又要存養方能不失蓋致知之功有時存養之功不息○程子曰事有善惡皆天理也天理中物須有美惡蓋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愚謂陰陽動靜之理交感錯綜而萬殊出焉此則理之自然物之不能違者故云然在人而言則善者是天理惡者是氣稟物欲豈可不省察與氣稟中惡物同乎○心精明是敬之效才主一則精明二三則昏亂矣○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靜而無主

不是空了天性便是昏了天性此大本所以不立也動而無主若不猖狂妄動便是逐物徇私此達道所以不行也已立後自能了當得萬事是有主也○人之學易差羅仲素李延平教學者靜坐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以前氣象此便差卻既是未發如何看得只存養便是呂與叔蘇季明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程子非之朱子以為即已發之際默識其未發之前者則可愚謂若求未發之中看未發氣象則動靜乖違反致理勢危急無從容涵泳意味故古人於靜時只下個操存涵養字便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夫然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乖亂混雜所謂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今世又有一等學問言靜中不可著個操字若操時又不是靜以何思何慮為主悉屏思慮以為靜中工夫只是如此所以流於老佛不知操字是持守之意即靜時敬也若無個操字是中無主悠悠茫茫無所歸著若不外馳定入空無此學所以易差也○容貌辭氣上做工夫便是實學謹獨是要○遺書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又言釋氏內外之道不備此記者之誤程子固曰惟患不能直內內直則外必方蓋體用無二理內外非二致豈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體立而用不行者乎敬則中有主釋氏中無主謂

珍倣宋版印

之敬可乎○視鼻端白以之調息去疾則可以之存心則全不是蓋取在身至近一物以繫其心如反觀內視亦是此法佛家用數珠亦是此法羈制其心不使妄動嗚呼心之神靈足以具衆理應萬事不能敬以存之乃羈於一物之小置之無用之所哀哉○當然處即是天理○禪家存心雖與孟子求放心操則存相似而實不同孟子只是不敢放縱其心所謂操者只約束收斂使內有主而已豈如釋氏常看管一個心光光明明如一物在此夫既收斂有主則心體昭然遇事時鑒察必精若守著一個光明底心則只了與此心打攪內自相持既熟割舍不去人倫世事都不管又以爲道無不在隨其所之只要不失此光明之心不拘中節不中節皆是道也○眞能主敬自無雜慮欲屏思慮者皆是敬不至也○有此理則有此氣氣乃理之所爲宜旁說了有此氣則有此理理乃氣之所爲○陳公甫云靜中養出端倪又云藏而後發是將此道理來安排作弄都不是順其自然○婁克貞說他非陸子之比陸子不窮理他却肯窮理公甫不讀書他勤讀書以愚觀之他亦不是窮理他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未嘗虛心求聖賢指意舍己以從之也○敬便是操非敬之外別有個操存工夫格物便是致知非格物之外別有個致知工夫

○陳公甫亦窺見些道理本原因下面無循序工夫故遂成空見○釋氏心亦不放只內裏無主○所以爲是心者理也所以具是理者心也故理是處心卽安心存處理卽在非但在己如此在人亦然所行合理人亦感化歸服非但在人如此在物亦然苟所行合理庶物亦各得其所○禪家不知以理義養心只捉住一個死法○釋氏說心只說著一個意思非是真識此心也釋氏說性只說著一個人心形氣之私未識性命之正○滿腔子是惻隱之心則滿身都是心也如刺著便痛非心而何然須知痛是人心惻隱是道心○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腔子外是何心腔子外雖不可言心其理具於心因其理具於心故感著便應若心馳於外亦物耳何能具衆理應萬事乎○異教所謂存心有二也一是照管此心如有一物常在這裏一是屏除思慮絕滅事物使其心空豁無所外交其所謂道亦有二也一是想像摸索此道如一個物事在前一是以知覺運動爲性謂凡所動作無不是道常不能離故猖狂妄行○只致其恭敬則心肅然自存非是捉住一個心來存放這裏讀書論事皆推究到底卽是窮理非是懸空尋得一個理來看○人以朱子調息箴爲可以存心此特調氣耳只恭敬安詳便是存心法豈假調息以存心以此存心害道甚

矣○心只是一個心所謂操存乃自操而自存耳敬是心自敬耳○主敬是有意以心言也行其所無事以理言也心有所存主故有意循其理之當然故無事此有中未嘗有無中未嘗無心與理一也○學一差便入異教其誤認聖賢之意者甚多此言無爲是無私意造作彼遂以爲真虛淨無爲矣此言心虛者是心有主而外邪不入故無昏塞彼遂以爲真空無物矣此言無思是寂然不動之中萬理咸備彼遂以爲真無思矣此言無適而非道是道理無處無之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造次顛沛之離彼遂以爲凡其所適無非是道故任其猖狂自恣而不顧也○釋氏誤認情識爲理故以作用是性殊不知神識是氣之英靈所以妙是理者就以神識爲理則不可性是吾身之理作用是吾身之氣認氣爲理以形而下者作形而上○心常有主乃靜中之動事得其所乃動中之靜○今人爲學多在聲價上做如此則學時已與道離了費盡一生工夫終不可得道○孔門之教惟博文約禮二事博文是讀書窮理事不如此則無以明諸心約禮是操持力行事不如此無以有諸己○張子以太和爲道體太和是氣萬物所由生故曰保合太和乃利貞所以爲是太和者道也就以太和爲道體誤矣○上蔡記明道語言既得後須放開朱子疑之以

爲既得後心胸自然開泰若有意放開反成病痛愚以爲得後放開雖似涉安排然病痛尙小今人未得前先放開故流於莊佛又有未能克己求仁先要求顏子之樂所以卒至狂妄殊不知周子令二程尋顏子之樂處是要見得孔顏因甚有此樂所樂何事便要做顏子工夫求至乎其地豈有便來自己身上尋樂乎故放開太早求樂太早皆流於異端○人淸高固好然淸高太過則入於黃老人固難得廣大者然廣大太過則入於莊佛惟窮理之至一循乎理則不見其淸高廣大乃爲正學○智計處事人不心服私則殊也○太極者理也陰陽者氣也動靜者理氣之妙運也○天下縱有難處之事若順理處之不計較利害則本心亦自泰然若不以義理爲主則遇難處之事越難處矣○有理而後有氣有氣則有象有數故理氣象數皆可以知吉凶四者本一也○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陰陽氣也理在其中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剛柔質也因氣以成理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理也具於氣質之內三者分殊而理一○天地閒無處不是氣硯水瓶須要兩孔一孔出氣一孔入水若止有一孔則氣不能出而塞乎內水不能入矣以此知虛器內皆有氣故張子以爲虛無中卽氣也○朱子所謂靜中知覺此知覺不是事來感我而我覺之只是

心存則醒有知覺在內未接乎外也○今人不去學自守先要學隨時所以苟且不立○處事不用智計只循天理便是儒者氣象○王道之外無坦途仁義之外無功利○人收斂警醒則氣便清心自明才惰慢便昏聵也○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爲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爲近○一本而萬殊萬殊而一本學者須從萬殊上一一窮究然後會於一本若不於萬殊上體察而欲直探一本未有不入異端者○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是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是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是敬之効驗處○敬該動靜靜坐端嚴敬也隨事檢點致謹亦敬也敬兼內外容貌莊正敬也心地湛然純一敬也○古人老而德愈進者是持守得定不與血氣同衰也今日才氣之人到老年便衰是無持養之功也○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卽釋氏見性之說他妄想出一個不生不滅底物事在天地間是我之眞性謂他人不能見不能覺我能獨覺故曰我大物小物有盡而我無盡殊不知物我一理但有偏正清濁之異以形氣論之生必有死始必有終安得我獨無盡哉以理論之則生生不窮人與物皆然○老氏旣說無又說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混混

沌沌其中有物則是所謂無者不能無矣釋氏既曰空又說有個真性在天地間不生不滅超脫輪迴則是所謂空者不能空矣此老釋之學所以顛倒錯謬說空說虛說無說有皆不可信若吾儒說有則真有說無則真無說實則真實說虛則真虛蓋其見道明白精切無許多邪遁之辭老氏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指氣之靈者爲性故言多邪遁以理論之此理流行不息此性稟賦有定豈可說空說無以氣論之則有聚散虛實之不同聚則爲有散則爲無若理則聚有聚之理散有散之理亦不可言無也氣之有形體者爲實無形體者爲虛若理則無不實也問老氏言有生於無佛氏言死而歸真何也曰此正以其不識理只將氣之近理者言也老氏不識此身如何生言自無中而生佛氏不識此身如何死言死而歸真殊不知生有生之理不可謂無以死而歸真是以生爲不真矣問佛氏說真性不生不滅其意如何曰釋氏以知覺運動爲性是氣之靈處故又要把住此物以免輪迴愚故曰老氏不識道妄指氣之虛者爲道釋氏不識性妄指氣之靈者爲性○橫渠言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之凝釋於水某未敢以爲然蓋氣聚則成形散則盡矣豈若冰未凝之時是此水既釋又只是此元初水也○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敬其本歟○今

人言心便要求見本體察見寂然不動處此皆過也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察見若欲求察而見其心之體則內裏自相攪亂反無主矣然則古人言提撕喚醒非歟曰才提撕喚醒則心惕然而在非察見之謂也○天地氣化無一息之停人物之生無一時少欠今天下人才儘有只因聖學不講故瞢倒在這裏○不愧屋漏雖無一事然萬理森然已具於其中此是體也但未發耳老佛以爲空無則本體已絕矣今人只言老佛有體無用吾謂正是其體先絕於內故無用於外也○其心肅然則天理即在故程子曰敬可以對越上帝○若窮理到融會貫通之後雖無思可也未至此當精思熟慮以窮其理故上蔡何思何慮程子以爲太早今人未至此欲屏去思慮使心不亂則必流於禪學空虛反引何思何慮而欲強合之誤矣○心麤最害事心麤者敬未至也○今人屏絕思慮以求靜聖賢無此法聖賢只戒謹恐懼自無許多邪思妄念不求靜未嘗不靜也○禪家存心有兩三樣一是要無心空其心一是羈制其心一是照觀其心儒家則內存誠敬外盡義理而心存故儒者心存萬理森然具備禪家心存而寂滅無理儒者心存而有主禪家心存而無主儒家心存而活異教心存而死然則禪家非是能存其心乃是空其心死

其心制其心作弄其心也○一是誠主一是敬○存養雖非行之事亦屬乎行此乃未行之行用力於未形也○天理有善而無惡惡是過與不及上生來人性有善而無惡惡是氣稟物欲上生來○才昏惰義理自喪○太極之虛中者無昏塞之患而萬理咸具也惟其虛所以能涵具萬理人心亦然老佛不知以爲真虛空無物而萬理皆滅也太極之虛是無形氣之昏塞也人心之虛是無物欲之蔽塞也若以爲真空無物此理具在何處○人莊敬體卽立大本卽在不然則昏亂無本○學老釋者多詐是他在實理上剗斷了不得不詐向日李鑑深不認他是譎吾曰君非要譎是不奈譎何○學知爲己亦不愁你不戰戰兢兢○釋氏是認精魂爲性專一守此以此爲超脫輪迴陳公甫說物有盡而我無盡亦是此意程子言至忙者無如禪客又言其如蝜蝂之蟲如抱石投河朱子謂其只是作弄精神此真見他所造只是如此模樣緣他當初只是去習靜坐屏思慮靜久了精神光彩其中了無一物遂以爲真空言道理只有這個極元極妙天地萬物都是這個做出來得此則天地萬物雖壞這物事不壞幻身雖亡此不亡所以其妄愈甚○今人學不曾到貫通處却言天地萬物本吾一體略窺見本原就將橫竪放胸中再不去下格物工夫

此皆是助長反與理二不若只居敬窮理盡得吾之當爲則天地萬物之理卽在此蓋此理本無二若將天地萬物之理懷放胸中則是安排想像愈不能與道爲一如釋氏行住坐臥無不在道愈與道離也

程子體道最切如說鳶飛魚躍是見得天地之間無非此理發見充塞若只將此意思想像收放胸中以爲無適而非道則流於狂妄反與道二矣故引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則吾心常存不容想像安排而道理流行無間矣故同以活潑潑地言之以見天地人物之理本相流通但吾不可以私意撓之也

## 廣文婁一齋先生諒

婁諒字克貞別號一齋廣信上饒人少有志於聖學嘗求師於四方夷然不屑曰率舉子學非身心學也聞康齋在臨川乃往從之康齋一見喜之云老夫聰明性緊賢也聰明性緊一日康齋治地召先生往視云學者須親細務先生素豪邁由此折節雖掃除之事必躬自爲之不責僮僕遂爲康齋入室凡康齋不以語門人者於先生無所不盡康齋學規來學者始見其餘則否羅一峯未第時往訪康齋不出先生謂康齋曰此一有志知名之士也如何不見康齋曰我那得

工夫見此小後生耶一峯不悅移書四方謂是名教中作怪張東白從而和之康齋若不聞先生語兩人曰君子小人不容並立使後世以康齋爲小人二兄爲君子無疑倘後世以君子處康齋不知二兄安頓何地兩人之議遂息景泰癸酉舉於鄉退而讀書十餘年始上春官至杭復返明年天順甲申再上登乙榜分教成都尋告歸以著書造就後學爲事所著曰錄四十卷詞朴理純不苟悅人三禮訂訛四十卷以周禮皆天子之禮爲國禮儀禮皆公卿大夫士庶人之禮爲家禮以禮記爲二經之傳分附各篇如冠禮附冠義之類不可附各篇各附一經之後不可附一經總附二經之後取繫辭傳附易後之意諸儒附會十三篇以程朱論黜之春秋本意十二篇惟用經文訓釋而意自見不用三傳事實曰春秋必待三傳而後明是春秋爲無用書矣先生以收放心爲居敬之門以何思何慮勿助勿忘爲居敬要旨康齋之門最著者陳石齋胡敬齋與先生三人而已敬齋之所訾者亦唯石齋與先生爲最謂兩人皆是儒者陷入異教去謂先生陸子不窮理他却肯窮理石齋不讀書他却勤讀書但其窮理讀書只是將聖賢言語來護己見耳先生之書散逸不可見觀此數言則非僅蹈襲師門者也又言克貞見搬木之人得法便說他是道此

與運水搬柴相似指知覺運動爲性故如此此說道固無所不在必其合乎義理而無私乃可爲道豈搬木者所能蓋搬木之人固不可謂之知道搬木得法便是合乎義理不可謂之非道但行不著習不察耳先生之言未嘗非也先生靜久而明杭州之返人問云何先生曰此行非惟不第且有危禍春闈果災舉子多焚死者靈山崩曰其應在我矣急召子弟永訣命門人蔡登查周程子卒之月日曰元公純公皆暑月卒予何憾時宏治辛亥五月二十七日也年七十門人私謚文肅先生子兵部郎中性其女嫁爲甯庶人妃庶人反先生子姓皆逮繫遺文散失而宗先生者絀於石齋敬齋矣文成年十七親迎過信從先生問學深相契也則姚江之學先生爲發端也子忱字誠善號冰溪不下樓者十年從遊甚衆僧舍不能容其弟子有架木爲巢而讀書者

## 謝西山先生復

謝復字一陽別號西山祁門人也謁康齋於小陂師事之閱三歲而復返從事於踐履葉畏齋問知曰行陳寒谷問行曰知未達曰知至至之知終終之非行乎未之能行惟恐有聞非知乎知行合一學之要也邑令問政曰辨義利則知所以愛民勵己宏治乙丑卒

鄭孔明先生伉

鄭伉字孔明常山之象湖人不屑志於科舉往見康齋康齋曰此間工夫非朝夕可得恐誤子遠來對曰此心放逸已久求先生復之耳敢欲速乎因受小學日驗於身心久之若有見焉始歸而讀書一切折衷於朱子痛惡佛老曰其在外者已非又何待讀其書而後辨其謬哉楓山東白皆與之上下其議論亦一時之人傑也

胡鳳儀先生九韶

胡九韶字鳳儀金溪人自少從學康齋家甚貧課兒力耕僅給衣食每日晡焚香謝天一日清福其妻笑之曰虀粥三廚何名清福先生曰幸生太平之世無兵禍又幸一家樂業無饑寒又幸榻無病人獄無囚人非清福而何康齋奔喪金陵先生同往凡康齋學有進益無不相告故康齋贈之詩云頑鈍淬磨還有益新功頻欲故人聞康齋語學者曰吾平生每得力於患難先生曰惟先生遇患難能進學在他人則隳志矣成化初卒


珍倣宋版印

# 明儒學案卷三　崇仁三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　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重刊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寶

## 恭簡魏莊渠先生校

魏校字子才别號莊渠崑山人宏治乙丑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歷員外郎郎中不爲守備奄人劉瑯所屈召爲兵部郎移疾歸嘉靖初起廣東提學副使丁憂補江西兵備改河南提學七年陞太常寺少卿轉大理明年以太常寺卿掌祭酒事尋致仕先生私淑於胡敬齋其宗旨爲天根之學從人生而靜培養根基若是孩提知識後起則未免夾雜矣所謂天根即是主宰貫動靜而一之者也敬齋言心無主宰靜也不是工夫動也不是工夫此師門敬字口訣也第敬齋工夫分乎動靜先生貫串總是一個不離本末作兩段事則加密矣聶雙江歸寂之旨當是發端於先生者也先生言理自然無爲豈有靈也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心則虛靈而能主宰理也氣也心也歧而

爲三不知天地閒祇有一氣其升降往來卽理也人得之以爲心亦氣也氣若不能自主宰何以春而必夏必秋必冬哉草木之榮枯寒暑之運行地理之剛柔象緯之順逆人物之生化夫孰使之哉皆氣之自爲主宰也以其能主宰故名之曰理其閒氣之有過不及亦是理之當然無過不及便不成氣矣氣旣能主宰而靈則理亦有靈矣若先生之言氣之善惡無與於理理從而善之惡之理不特死物且閑物矣其在於人此虛靈者氣也虛靈中之主宰卽理也善固理矣卽過不及而爲惡亦是欲動情勝此理未嘗不在其閒故曰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以明氣之不能離於理也先生疑象山爲禪其後始知爲坦然大道則於師門之教又一轉矣先生提學廣東時過曹溪焚大鑒之衣椎碎其鉢曰無使惑後人也諡恭簡

## 體仁說

天地太和元氣氤氤氳氳盈滿宇內四時流行春意融融藹藹尤易體驗盎然吾人仁底氣象也人能體此意思則胸中和氣駸駸發生天地萬物血脈相貫充鬱之久及其應物渾乎一團和氣發見所謂麗日祥雲也○冬氣閉藏極於嚴密故春生溫厚之氣充鬱薰蒸陰崖寒谷亦透學而弗主靜何以成吾仁○涵養可以熟仁若天資和

順不足於剛毅可更於義上用功否曰陽之收斂處便是仁陰之斷制處便是義靜中一念萌動纔涉自私自利便覺戾氣發生自與和氣相反不能遏之於微戾氣一盛和氣便都消鑠盡了須重接續起來但覺纔是物欲便與截斷斬其根芽此便是精義工夫也○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敬只是吾心自做主宰處今之持敬者不免添一個心來治此心却是別尋主宰春氣融融萬物發生急迫何緣生物把捉太緊血氣亦自不得舒暢天理其能流行乎○整齊嚴肅莫是先制於外否曰此正是由中而出吾心纔欲檢束四體便自竦然矣外既不敢妄動內亦不敢妄思交養之道也○木必有根然後千枝萬葉可從而立水必有源然後千流萬派其出無窮人須存得此心有個主宰則萬事可以次第而治○古人蘊蓄深厚故發越盛大今人容易漏泄於外何由厚積而遠施學者當深玩默成氣象渾厚則開文明澆薄則開巧僞學須涵養本原○天地渾渾一大氣萬物分形其閒實無二體譬若百果纍纍總是大樹生氣貫徹又如魚在水中內外皆水也人乃自以私意閒隔豈復能與天地萬物合一乎○持敬易閒斷常如有上帝臨之可乎曰上帝何時而不鑒臨奚待想像也日月照臨有目斯覩風霆流行如息相呴今吾一呼一

吸未嘗不與大化通也是故一念善上帝必知之一念不善上帝必知之天命有善無惡故善則順天惡則逆天畏天之至者當防未萌之惡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爲有靈也〇天地氣化初極渾厚開盛則文明久之漸以澆薄盛極則有衰也聖人生衰世常欲返樸還純以回造化故大林放問禮之本質是從裏面漸發出來文是外面發得極盛聖人欲人常存得這些好意思在裏面令深厚懇惻有餘若只務外面好看却是作僞也道體浩浩無窮人被氣質限住罕能覩其純全若只據己見持養將去終是狹隘孤單難得展拓須大著心胸廣求義理盡合天下聰明爲我聰明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量之〇理者氣之主宰理非別有一物在氣爲主只就氣上該得如此處便是理之發用其所以該得如此則理之本體然也通宇宙全體渾是一理充塞流行隨氣發用在這裏便該得如此在那裏又該得如彼千變萬化不同人見用有許多遂疑體亦有許多不知只是一理所爲隨在而異名耳本體更無餘二也〇純粹至善者理也氣有弗善理亦末如之何斯乃氣強而理弱乎曰否理該得如此而不能自如此其能如此皆氣爲之也氣能如此而不能盡如此滯於有迹運復不齊故也〇夫理沖漠無朕無者不可分裂所以一也

渾淪惟一一者不可二雜所以純也氣有形不可分愈分而愈雜美惡分若有萬不齊矣○理氣合則一違則二春氣氤氳盎乎其和此天地之仁也秋氣晶明肅乎其清此天地之義也何處分別是理是氣春宜溫厚而弗溫厚秋宜嚴凝而弗嚴凝此非理該如此乃是氣過不及弗能如此孟子曰配義與道此是理該如此而氣能如此所謂合則一也孔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而違仁判爲兩物弗復合一所謂違則二也○或問孝之根原莫是一體而分該得孝否曰此只是當然不容已處曰豈天命自然乎曰怎得便會自然如此天地生生只是一團好氣聚處便生人具此生理各有一團好意思在心父母吾身所由以生也故惻怛慈愛於此發得尤懇切其本在是也○禮主敬讓其心聳然如有畏退然如弗勝然後儀文斯稱今之矜嚴好禮者但知自尊自重直行己意而已此乃客氣所使非復禮之本然矣○思慮萬起萬滅如之何曰此是本體不純故發用多雜工夫只在主一但覺思慮不齊便截之使齊立得個主宰却於雜思慮中先除邪思慮以次除閒思慮推勘到底直與斬絕不得放過久之本體純然是善便自一念不生生處皆善念矣○聖賢沖然無欲學者當自不見可欲始一念動以人欲根勘何從而來照見衆欲

性中元無俱從軀殼上起蔵我靈臺衆欲不行天理自見○天命有元亨利貞故人性有仁義禮智人性有仁義禮智故人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純粹至善本來如是其有不善又從何來曰此只是出於氣質性本善然不能自善其發爲善皆氣質之良知良能也氣質能爲善而不能盡善性卽太極氣質是陰陽五行所爲氣運純駁不齊故氣稟合下便有清濁厚薄濁則遮蔽不通薄則承載不起便生出不善來性惟本善故除却氣質不善便純是善性惟不能自善故變化氣質以歸於善然後能充其良知良能也○人性元善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曰善自常在不滅只因氣質反了這善便生出惡善之本體不得自如若能翻轉那惡依舊是善○或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其性渾然至善感於物而動氣得用事故其情有善有不善曰如是則體用二原矣性善情亦善靜時性被氣稟夾雜先藏了不善之根故動時情被物欲汚染不善之萌芽纔發存養於靜默消其不善之根省察於動纔覺不善之萌芽便與鋤治積習久之本體渾然是善發用處亦粹然無惡矣○一理散爲萬事常存此心則全體渾然在此而又隨事精察力行之則其用燦然各有著落○虛靈主宰是之謂心其理氣之妙合與氣形而下莫能自主宰理自然無爲豈有

珍倣宋版印

靈也氣之渣滓滯而爲形其精英爲神虛通靈爽能妙是理爲主氣得其統攝理亦因是光明不蔽變化無方矣○或窮孝之節目曰俱從根源處來只如昏定晨省人子晝常侍親而夜各就寢父母弗安置豈能自安既寢而興便思問候父母安否皆出於吾心至愛自不容已曰如是只須就根本上用功曰這却是分本末作兩段事天理合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正爲私意蔽隔當培根原又就節目上窮究到根源處去其不如此者而求其當如此者則私意不得蔽隔天理常流通矣○人各私其私天地閒結成一大塊私意人君完養厥德盎然天地生物之心又求天下愷悌相與舉先王仁政行之悉破羣私合爲天下大公○天子當常以上帝之心爲心興一善念上帝用休而吉祥集焉興一惡念上帝震怒而災沴生焉感應昭昭也昔人謂人君至尊故稱天以畏之却是舉一大者來壓人君蓋未迪知帝命也人君當明乾坤易簡之理天下之賢才豈能人人而知之邪君惟論一相相簡大寮俾各自置其屬人得舉其所知而效之於上則無遺賢所謂乾以易知也天下之政豈能事事而親之邪君恭己於上委任於相相分任於百司而責其成功上好要而百事詳所謂坤以簡能也

## 復余子積論性書

竊觀尊兄前後論性不啻數十萬言然其大意不過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固不可指氣爲性亦不可專指理爲性氣雖分散萬殊理常渾全同是一個人物之性不同正由理氣合和爲一做成許多般來在人在物固有偏全而在性亦自有善有惡若理則在物亦本無偏在人又豈有惡邪愚意謂尊兄論性之誤正坐理氣處見猶未真耳理在天地間本非別有一物只就氣中該得如此便是理人物之性又從何來即天地所賦之理亦非別有一物各就他身上合當恁地便是尊兄謂理常渾淪氣纔有許多分別出來若如愚見則理氣元不相離理渾淪只是一個氣亦渾淪本只一個氣分出許多則理亦分出許多混沌之時理氣同是一個及至開闢一氣大分之則爲陰陽小分之則爲五行理隨氣具各各不同是故在陽則爲健在陰則爲順以至爲四德爲五常亦復如是二五錯綜又分而爲萬物則此理有萬其殊矣理雖分別有許多究竟言之只是分上該得如此故曰理一而分殊嘗自其分殊者而觀之健不可以爲順順亦不可以爲健四德五常以至萬物之理各不能相通此理疑若滯於方所矣不知各在他分上都是該得如此大固無餘小亦無欠故能隨在具足

珍倣宋版印

隨處充滿更無空闕之處若合而不可分同而不復異則是渾淪的死局必也常混沌而後可耳天地者陰陽五行之統體也故許多道理靜則冲漠渾淪體悉完具動則流行發見用各不同人物之性皆出於天地何故人得其全物得其偏蓋天地之氣其渣滓爲物偏而不備塞而不通健順五常之德不復能全但隨形氣所及而自爲一理飛者於空潛者泳川蠢動自蠕草木何知亦各自爲榮瘁不相假借陵奪而能若蜂蟻之君臣虎狼之父子騶虞之仁神羊之義乃其塞處有這一路子開故只具得這些子卽此一些子亦便是理鳥之有鳳獸之有麟鱗之有龍介之有龜皆天地間氣所出畢竟是渣滓中精英故終與人不相似也人稟二五精英之氣故能具得許多道理與天地同然惟聖人陰陽合德純粹至善其性無不全可以位天地育萬物自大賢以下精英中不能無渣滓這個性便被他蔽隔了各隨其所得渣滓之多寡以爲等差而有智愚賢不肖之別畢竟性無不同但精英中帶了些渣滓故學以變化其氣質則渣滓渾化可以復性之本體矣古聖賢論性正是直指當人氣質內各具此理而言故伊川曰性卽理也告子而下荀楊韓諸人皆錯認氣質爲性翻騰出許多議論來轉加鶻突今謂性合理與氣而成則恐昧於形而

上下之別夫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又曰易有太極皆在氣上直指此理而言正以理氣雖不相離然亦不曾相雜故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若性合理氣而成則是形而上下者可以相雜理在天地間元不曾與氣雜何獨在人上便與氣相雜更願於此加察然此亦非出於尊兄先儒謂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分作兩截說了故尊兄謂既是天地之性只當以理言不可遽謂之性氣質之理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可見理與氣質合而成性也竊嘗考諸古聖賢論性有二其一以性與情對言此是性之本義直指此理而言或以性與命對言性與天道對言性與道對言其義一也古性情字皆從心從生言人生而具此理於心名之曰性其動則爲情也此於六書屬會意正是性之所以得名其一以性與習對言者但取生字爲義蓋曰天所生爲性人所爲曰習耳性從生故借生字爲義程子所謂生之謂性止訓所稟受者也此於六書自屬假借六書之法假借一類甚多後儒不明訓釋六經多爲所梗費了多少分疏六經言性始於成湯伊尹湯誥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正直指此理而言夫子易大傳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子思述之於中

庸曰天命之謂性孟子道性善實出於此其曰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又發明出四端又謂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可謂擴前聖所未發忒煞分明矣伊尹習與性成論語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家語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可見這性字但取天生之義中庸論天命之謂性又曰自成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孟子道性善又曰堯舜性之湯武反之皆與前性字不同雖不與習對說然皆以天道人道對言可見二性字元自不同也先儒只因性相近也一句費了多少言語分疏謂此性字是兼理與氣質來說不知人性上不可添一物纔帶著氣質便不得謂之性矣荀子論性惡楊子論性善惡混韓子論性有三品衆言淆亂必折諸聖若謂夫子性相近一言正是論性之所以得名處則前數說皆不謬於聖人而孟子道性善却反爲一偏之論矣孟子道性善只爲見得分明故說得來直截但不曾說破性是何物故荀楊韓諸儒又有許多議論伊川一言以斷之曰性卽理也則諸說皆不攻自破矣孟子道性善是擴前聖所未發明道何以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蓋孟子只說人性之善却不曾說人有不善是被氣稟蔽了他其論下手處亦只是說存心養性擴充其四端不曾說變化氣質

與克治底功夫故明道謂論性必須說破氣質蓋與孟子之言相發明也但明道又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此則未免失之太快矣噫人性本善何得有惡當其惡時善在何處此須著些精彩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在吾人性之本體亦復如是性上添不得一物只爲他是純粹至善底聖人氣稟純厚清明略無些渣滓但渾是一團理莊生所謂人貌而天曾子所謂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自大賢以下纔被些氣稟與物慾夾雜便生出惡來惡乃氣稟物慾所爲自與吾性無與故雖蔽固之深依然有時發見但不能當下識取又被氣稟物慾汨沒了他不能使之光明不蔽耳人性惟善是真實一切諸惡盡成虛妄非吾性之固有若當惡念起時與他照勘窮來窮去便都成空矣天生吾人合下付這道理散見於日用事物而總具於吾心必先常常提省此心就逐事上一一窮究其理而力行之根本既立則中間節目雖多皆可次第而舉若不於心地上用功而徒欲泛然以觀萬物之理正恐茫無下手處此心不存一身已無箇主宰更探討甚道理縱使探討得來亦自無處可安頓故有童而習之皓首而無成者古人知行只是一事方其求知之始正欲以爲力

行之資及其既知則遂行之而不敢緩今讀聖賢書正宜反求諸身體貼道理去做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論學書

存養省察工夫固學問根本亦須發大勇猛心方做得成就若全不曾發憤只欲平做將去可知是做不成也○孔門唯顏子可當中行自曾子以至子思孟子氣質皆偏於剛然其所以傳聖人之道則皆得剛毅之力也文公謂世衰道微人欲橫流不是剛毅的人亦立脚不住○今之士大夫得一階半級則以爲喜失一階半級則以爲憂譬如鳥在籠中縱令底下直飛至頂上許大世界終無出日○伊川言中心斯須不和不樂則鄙詐之心入之矣此與敬以直內同理謂敬爲和樂固不可然敬須和樂只是心中無事也○人一日間喜怒哀樂不知發了多少其中節也常少不中節也常多雖無所喜怒哀樂時而喜怒哀樂之根已自先伏於其間歲莫一友過我見某凝塵滿室泊然處之歎曰吾所居必洒掃涓潔虛室以居塵囂不雜則與乾坤清氣相通齋前雜樹花木時觀萬物生意深夜獨坐或啓扉以漏月光至昧爽恆覺天地萬物清氣自遠而屆此心與相流通更無窒礙今室中蕪穢不治弗以累心賢於玩物遠矣但恐於神爽未必

有助也○某居家簡重不以事物經心友人曰人心須完密一事不可放過學而不事事則踈漏處必多應事時必缺陷了道理吾見清高虛靜之士久之未有不墮落者一陰一陽之謂道喜靜厭動正如有陰無陽不成化矣某聞言聳然○人心通竅於舌是以能言多言之人此心奔迸外出未言舌常有動意故其蓄聚恆淺應用易踈但與其箝制於外不若收斂於中驗之放去收轉之間而心之存亡攸繫當自有著力處○天下之事若從憤世嫉邪起端未免偏於肅殺必也從太和中發出則四時之氣咸備而春生常爲之主乃可合德造化也○心乃我身主宰從天下至此已是盡頭處而心卻發出兩路善惡岐焉誠意是管歸一路也善惡各有來路善是從心體明處發來惡便是從暗處發來致知是要推明破暗也心與物交若心做得主以我度物則暗者可通若舍己逐物物反做主明者可塞故工夫起頭只在先立乎其大者○李獻吉晚而與某論學自悔見道不明曰昔吾汨於詞章今而厭矣靜中悅有見意味迥然不同則從而錄之某曰錄後意味何如獻吉默然良久驚而問曰吾實不自知纔劄記後意味漸散不能如初何也某因與之極言天根之學須培養深沈切忌漏洩因問平生大病安在曰公才甚高但虛志與驕氣此

珍倣宋版印

害道之甚者也獻吉曰天使吾早見二十年詎若是哉○人之一心貫串千事百事若不立箇主宰則終日營營凡事都無統攝不知從何處用功又有兀坐以收放心事至不管是自隔絶道理如何貫串得來如憑見日用間不問有事無事常存此心有個主宰在此事來就此事上用功直截依著道理行莫要被私欲遮障纏繞如此纔能貫串得過○喜怒哀樂未發性本空也發而皆中節其應亦未嘗不空聖人體用一原也世人不無潛伏故有前塵妄動故有緣影是故不可無戒懼之心釋氏厭人欲之幻并與天性不可解於心者而欲滅之將乍見孺子入井怵惕真心與內交要譽惡其聲之妄心同謂塵影則與聖賢之學霄壤矣○大丈夫凍死則凍死餓死則餓死方能堂堂立天地間若開口告人貧要人憐我以小惠呴沫我得無爲賤丈夫乎○人心元神昭昭靈靈收斂停畜因其真機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自有無窮之妙若專內遺外日用間分本末作兩段事如此仍是支離也○近體大學頗窺聖學之樞機至易至簡說者自生煩難陽明蓋有激者也故翻禪學公案推佛而附於儒被他說得太快易聳動人今爲其學者大抵高擡此心不在本位而於義利大界限反多依違○吾輩欲學聖人不求諸人生而靜但就孩提有知識

後說起又不察性之欲與物欲則是以念念流轉者爲主○陳元誠疑吾近日學問見得佛老與聖人同大爲吾懼○元誠論靜云一念不生旣不執持又不蒙昧三件犯著一件便不是○知道無中邊而不知內爲主則茫無下手處知內爲主而不知道無中邊則隘故曰此心學之全功也○天文左右前皆動也惟北辰不動人身背亦如之故曰天根之學本易艮背之旨○五峯之學不務涵養本原只要執發見一端便張皇作用故有急迫助長之病○心之神明無乎在而無乎不在也無乎不在而有在也靜而氣母歸根動則神機發見故疑其在彼而不知實在於心雖有在也而無迹也○人心立極雖有間斷處亦好接頭否則終日向學不免散而無統也○近與一人論理氣因問之曰人當哀痛時滿體如割涕淚交流此惻隱之心也當羞愧時面爲發赤汗流被體此羞惡之心也今且分別誰是理耶誰是氣耶其人唯唯曰未也哀痛羞愧固有發不中節時亦復涕汗流出豈亦理之爲耶其人不能自解某曰理非別有一物只就氣該得如此便是理理本該得如此然却無爲其能如此處皆氣爲之也然氣運不齊有不能盡如此處理氣合一則理卽是氣氣卽是理胳乎不分孟子所謂配也氣與理違則判而二矣夫子所謂回也其心

三月不違仁又謂人能宏道非道宏人皆此意也今試就吾心日用間體驗有時分明見得理該如此而吾不能如此打成兩片若謂氣卽是理只好說善底一邊那惡一邊便說不去矣○大成樂譜但以一聲協一字今譜古詩須有散聲方合天然之妙向見陳元誠歌古詩散聲多少皆出天然安排不得必須譜出來然後人可學耳○象山天資甚高論學甚正凡所指示坦然如由大道而行但氣質尙粗鍛鍊未粹不免好剛使氣過爲抑揚之詞反使人疑昔議其近於禪學此某之陋也○大抵人自未應事及乎應事以至事過總是此心又進一步自未起念時及乎起念以至念息亦猶是也善用功則貫串做一個否則間隔矣吾所謂立本是貫串動靜工夫硏幾云者只就應事起念時更著精彩也○道體浩浩無窮吾輩旣爲氣質拘住若欲止據己見持守固亦自好終恐規模窄狹枯燥孤單豈能展拓得去古人所以親師取友汲汲於講學者非故汎濫於外也正欲廣求天下義理而反之於身合天下之長以爲一己之長集天下之善以爲一己之善庶幾規模闊大氣質不得而限之

侍郎余訒齋先生祐

余祐字子積別號訒齋鄱陽人年十九往師胡敬齋敬齋以女妻之

登宏治己未進士第授南京刑部主事忤逆瑾落職瑾誅起知福州晉山東副使兵備徐州以沒入中官貨逮詔獄謫南寧府同知稍遷韶州知府投劾去嘉靖改元起河南按察使調廣西兩遷至雲南左布政以太僕卿召轉吏部右侍郎未離滇而卒戊子歲也年六十四先生之學墨守敬齋在獄中著性書三卷其言程朱教人拳拳以誠敬爲入門學者豈必多言惟去其念慮之不誠不敬者使心地光明篤實邪僻詭譎之意勿留其間不患不至於古人矣時文成朱子晚年定論初出以朱子到底歸於存養先生謂文公論心學凡三變如存齋記所言心之爲物不可以形體求不可以聞見求惟存之之久則日用之間若有見焉此則少年學禪見得昭昭靈靈意思及見延平盡悟其失後會南軒始聞五峯之學以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未免闕却平時涵養一節工夫別南軒詩惟應酬酢處特達見本根答叔京書尾謂南軒入處精切皆謂此也後來自悟其失改定已發未發之論然後體用不偏動靜交致其力工夫方得渾全此其終身定見也安得以其入門工夫謂之晚年哉愚按此辨正先生之得統於師門處居業錄云古人只言涵養言操存曷嘗言求見本體是卽文公少年之見也又云操存涵養是靜中工夫思索省察是動上工

珍倣宋版印

夫動靜二端時節界限甚明工夫所施各有所當不可混雜是卽文公動靜交致其力方得渾全而以單提涵養者爲不全也雖然動靜者時也吾心之體不著於時者也分工夫爲兩節則靜不能該動動不能攝靜豈得爲無弊哉其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蓋分理是理氣是氣截然爲二幷朱子之意而失之有云氣嘗能輔理之美矣理豈不救氣之衰乎整菴非之曰不謂理氣交相爲賜如此

明儒學案卷三

珍倣宋版印

# 明儒學案卷四 崇仁四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 太僕夏東岩先生尚朴

夏尚朴字敦夫別號東岩永豐人從學於婁一齋諒登正德辛未進士第歷部屬守惠州山東提學道至南京太僕少卿逆瑾擅政遂歸王文成贈詩有舍瑟春風之句先生答曰孔門沂水春風景不出虞廷敬畏情先生傳主敬之學謂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魏莊渠歎爲至言然而訾象山之學以收斂精神爲主吾儒收斂精神要照管許多道理不是徒收斂也信如茲言則總然提起亦未必便是天理無乃自背其說乎蓋先生認心與理爲二謂心所以窮理不足以盡理陽明點出心卽理也一言何怪不視爲河漢乎

### 夏東岩文集

卓然竪起此心便有天旋地轉氣象○學者涵養此心須如魚之游

泳於水始得○纔提起便是天理纔放下便是人欲○君子之心纖惡不容如人眼中著不得一些塵埃○學者須收斂精神譬如一爐火聚則光燄四出纔撥開便昏黑了○尋常讀與點一章只說胸次脫灑是堯舜氣象近讀二典三謨方知兢兢業業是堯舜氣象嘗以此語雙門詹困夫困夫云此言甚善先兄復齋有詩便如曾點象堯舜怡有餘風入老莊乃知先輩聰明亦嘗看到此○朱子云顏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近觀擊壤集堯夫之樂比之曾點尤勞攘程子云敬則自然和樂和樂只是心中無事方是孔顏樂處○道理是個甜的物事朱子訓蒙詩云行處心安思處得餘甘嘗溢齒牙中非譬喻也○不問此心靜與不靜只問此心敬與不敬敬則心自靜矣譬如桶箍纔放下便分散了○白沙云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太嚴也此與東坡要與伊川打破敬字意思一般蓋東坡學佛而白沙之學近禪故云爾然嘗觀之程子云會得底活潑潑地不會得底只是弄精神又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曷嘗過於嚴乎至於發用處天理人欲間不容髮省察克治不容少緩看二典三謨君臣

互相戒勅規三代爲尤嚴其亦可惡乎○李延平云人於旦晝之間不至梏亡則夜氣愈清夜氣清則平旦未與物接之時湛然虛明氣象自可見矣此是喜怒哀樂未發氣象○吾儒之學靜中須有物譬如果核雖未萌芽然其中自有一點生意釋老所謂靜特虛無寂滅而已如枯木死灰安有物乎○敬則不是裝點外事乃是吾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尋常驗之敬則心便安纔放下則此心便不安矣所謂敬者只如俗說常打起精采是也○理與氣合是浩然之氣纔與理違是客氣○義由中出猶快刀利斧劈將去使事事合宜是集義若務矯飾徇外卽是義襲襲猶襲裘之襲○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焉自註云無欲故靜蓋中正仁義是理主靜是心惟其心無欲而靜則此理自然動靜周流不息矣主靜之靜不與動時對乃大學定靜之靜集註云靜謂心不妄動是也○爲學固要靜存動察使此心未能無欲雖欲存養省察無下手處眞須使此心澹然無欲則靜自然虛動自然直何煩人力之爲耶程子云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不須防檢不須窮索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防之有理有未明故須窮索存久自明安待窮索與通書之言相表裏○天地以生物爲心人能以濟人利物爲心則與天地之心相契宜其受

福於天也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朱子語類解敦厚以崇禮云人有敦厚而不崇禮者亦有禮文周密而不敦厚者故敦厚又要崇禮此解勝集註由是推之此一節當各自爲一義不必分屬存心致知蓋有尊德性而不道問學者亦有道問學而不尊德性者故尊德性又要道問學如柳下惠可謂致廣大矣而精微或未盡伯夷可謂極高明矣稽之中庸或未合又集註以尊德性爲存心以極道體之大道問學爲致知以極道體之細恐亦未然竊謂二者皆有大小如涵養本原是大謹於一言一行處是小窮究道理大本大原處是大一草一木亦必窮究是小嘗以此質之魏子才子才以爲然○仁是心之德如桃仁杏仁一般若有分毫私裏面便壞了如何得生意發達於外巧言令色不必十分裝飾但有一毫取悅於人意思卽是巧令知此而謹之卽是爲仁之方故曰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則知仁矣○人不知而有一毫不平之意卽是渣滓未渾化如何爲成德一齋嘗有詩云爲學要人知做甚養之須厚積須多君子一心如止水不教些子動微波○學者須先識此理譬之五穀不知其種得不誤認稊稗爲五穀耶雖極力培壅止成稊稗耳近世儒者有用盡平生之力卒流入異學而不自知者正坐未識其理耳○象山之學以收斂

精神爲主曰精神一霍便散了楊慈湖論學只是心之精神謂之聖一句此其所以近禪朱子云收斂得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專一如此說方無病○吾儒曰喚醒釋氏亦曰喚醒吾儒喚醒此心要照管許多道理釋氏則空喚醒在○精一執中就事上說尋常遇事有不恰處羣疑並興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當是時也盡把私意閣著了不知那個是人心那個是道心故必精以察之使二者界限分明又須一以守之使不爲私欲所奪如此便是允執厥中蓋過與不及皆是人心惟道心方是中○堯之學以欽爲主以執中爲用此萬古心學之源也舜告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又曰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曰欽曰中曰敬皆本於堯而發之且精一執中之外又欲考古稽衆視堯加詳焉蓋必如此然後道理浹洽庶幾中可得以執矣近世論學直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謂誦習講說爲支離率意徑行指凡發於粗心浮氣者皆爲良知之本然其說蔓延已爲天下害揆厥所由蓋由白沙之說倡之耳執中從事上說故以爲用謬甚○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數語令人有下手處蓋日用間事親如此事長如此言如此行如此待人接物如此各各有個路數真如大路然只是人遇事時胡亂打過了若每事肯入思慮

則心中自有一個當然之則何事外求故曰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假使曹交在門教之不過如此集註乃謂教之孝弟不容受業於門未然此段又與取足於吾心之良知者同何其言之出入耶○所謂求放心者非是以心捉心之謂蓋此心發於義理者卽是真心便當推行若發不以正與雖正發不以時及泛泛思慮方是放心要就那放時卽提轉來便無事伊川曰心本善流而爲惡乃放也此語視諸儒爲最精纔流便是惡○人之思慮多是觸類而生無有寧息時節所謂朋從爾思也朋類也試就思處思量如何思到此逆推上去便自見得禪家謂之葛藤所以要長存長覺纔覺得便斷了○近來諸公議論太高稽其所就多不滿人意如楓山先生爲人只一味純誠比之他人省了多少氣力已是風動海內乃知忠信驕泰得失之言爲有味○若貪富貴厭貧賤未論得與不得卽此貪之厭之之心已自與仁離了如何做得下面存養細密工夫所以以無欲爲要○心要有所用日用間都安在義理上卽是心存豈俟終日瞑目趺坐漠然無所用心然後爲存耶○嘗疑腔子不是神明之舍猶世俗所謂眶當之眶指理而言謂此心要常在理中稍與理違則出眶當外矣然如此說則滿腔子是惻隱之心便說不去不若照舊說爲善蓋心猶

戸樞戸樞稍出臼外便推移不動此心若出軀殼之外不在神明之舍則凡應事接物無所主矣○耳之聽止於數百步外目之明止於數十里外惟心之思則入於無間雖千萬里之外與數千萬年之上一舉念卽在於此卽此是神○象山之學雖主於尊德性然亦未嘗不道問學但其所以尊德性道問學與聖賢不同程子論仁謂識得此理以誠敬存之而已又謂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蓋言識在所行之先必先識其理然後有下手處象山謂能收斂精神在此當惻隱自惻隱當羞惡自羞惡更無待於擴充仁義禮智本體自廣大原不待於擴充所謂擴充者蓋言接續之使不息耳此與告子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所謂氣者當之雖能堅持力制至於不動心之速適足爲心害也朱子曰以天下之理處天下之事以聖賢之心觀聖賢之書象山所引諸書多是驅率聖賢之言以就己意多非聖賢立言之意如謂顏子爲人最有精神用力最難仲弓精神不及顏子然用力却易其與程子所謂質美者明得盡渣滓便渾化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及其至則一也不同豈直文義之差而已哉○予昔有志於學而不知操心之要未免過於把捉常覺有一物梗在胸臆雖欲忘之而不可得在南監時一日過東華門牆下有賣古書者予

偶檢得四家語內有黃蘗對裴休云當下卽是動念則非站立之頃遂覺胸中如有石頭磕然而下無復累墜乃知禪學誠有動人處於後看程子書說得下手十分明白痛快但在人能領略耳故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聖賢之訓明白懇切無不欲人通曉白沙之詩好爲隱奧之語至其論學處藏形匿影不可致詰而甘泉之註曲爲回互類若商度隱語然又多非白沙之意詩自漢魏以來至唐宋諸大家皆有典則至白沙自出機軸好爲跌宕新奇之語使人不可追逐蓋本之莊定山定山本之劉靜修規模意氣絕相類詩學爲之大變獨古選和陶諸作近之○周子云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又云寡之又寡寡之而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與克己復禮意同今不提起此心做主就視聽言動上下工夫漸漸求造寡欲虛靜之地直欲瞑目趺坐置此心於無物之處則私根何由以去本體何由以虛乎程子云坐忘却是坐馳朱子云要閑越不閑要靜越不靜又云如讀書以求義理應事接物以求當理卽所求者便是吾心何事塊然獨坐而後爲存耶非洞見心體之妙安能及此○先師一齋家居以正風俗爲己任凡鄰里搬戲迎神及划船之類必加曉諭禁戒每每以此得罪於人有所不恤○世人只知有利語及仁義必將譏

笑以爲迂闊殊不和利中卽有害惟仁義則不求利自無不利譬之甜的物事喫過則酸苦的物事喫過方甜如人家長尙利惹得一家莫不尙利由是父子兄弟交相攘奪相劘相刃必至傾覆而後已若家長尙義惹得一家莫不尙義由是父慈其子子孝其父兄友其弟弟恭其兄莫說到門祚如何只據眼前家庭之間已自有一段春和景象何利如之○湛然虛明者心之本體本無存亡出入之可言其有存亡出入者特在操持敬肆之閒耳○好問好察而必用其中誦詩讀書而必論其世則合天下古今之聰明以爲聰明其知大矣近時諸公論學乃欲取足吾心之良知而議程朱格物博文之論爲支離其何以開學人之知見擴吾心良知良能之本然此乃入門竅於此既差是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

讀白沙與東白論學詩

古人棄糟粕糟粕非真傳

愚謂六經載道之文聖賢傳授心法在焉而謂糟粕非真傳何耶

渺哉一勺水積累成大川亦有非積累源泉自涓涓

天下之事未有不由積累而成者孔子志學以至從心孟子善信以至聖神朱子曰予學蓋由銖累寸積得之又云予六十一歲方

理會得若去年死也枉了今謂不由積累而成得非釋氏所謂一超直入如來地耶

至無有至動至近至神焉發用茲不窮緘藏極淵泉

中庸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至天下之達道也道之體用不過如此可謂明白今乃說元說妙反滋學者之疑從何處下手耶

我能握其機何必窺陳編學患不用心用心滋牽纏本虛形乃實立本貴自然戒慎與恐懼斯語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

司馬温公呂與叔張天祺輩患思慮紛擾皆無如之何誠如公論至於程朱甯有此病程子云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兩忘則澄然無事矣又云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也朱子云纔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了此皆任其天然了無一毫將迎安排之病心學之妙至此無餘藴矣戒慎恐懼敬也敬有甚形影只是此心存主處纔提起心便安纔放下心便無安頓處是乃人心之當然有不容不然者若不知此而以裝點外事矜持太過爲敬則爲此心之病矣故曰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芸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寄語了心人素琴本無絃

此是無聲無臭處中庸從天命說起都說盡了方說到此所以程子云下學而上達乃學之要今論學不說下學之功遽及上達之妙宜其流入異學而不自知也此詩清新華妙見者爭誦之而不知其有悖於道予不得以不辨

章楓山謂予曰白沙應聘來京師予在大理往候而問學焉白沙云我無以教人但令學者看與點一章予云以此教人善矣但朱子謂專理會與點意思恐入於禪白沙云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朱子時人多流於異學故以此救之今人溺於利祿之學深矣必知此意然後有進步處耳予聞其言恍若有悟　浴沂亭記

性書之作兼理氣論性深闢性卽理也之言重恐得罪於程朱得罪於敬齋不敢不以復也人得天地之氣以成形氣之精爽以爲心心之爲物虛靈洞徹有理存焉是之謂性性字從心從生乃心之生理也故朱子謂靈底是心實底是性性是理心是盛藏該載敷施發用底渾然在中雖是一理然各有界分不是儱侗之物故隨感而應各有條理程子謂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者此也孟子言人性本善而所以不善者由人心陷溺於物欲而然

缺却氣質一邊也故啓荀楊韓子紛紛之論至程張朱子方發明一個氣質出來此理無餘藴矣蓋言人性是理本無不善而所以有善不善者氣質之偏耳非專由陷溺而然也其曰天地之性者直就氣稟中指出本然之理而言孟子之言是也氣稟之性乃是合理與氣而言荀楊韓子之言是也程朱之言明白洞達既不足服執事之心則子才純甫之言宜其不見取於執事也又況區區之言哉然嘗思之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日用之間種種發見莫非此性之用今且莫問性是理是氣是理與氣兼但就發處認得是理卽行不是理處卽止務求克去氣質之偏物欲之蔽俟他日功深力到豁然有見處然後看是理耶是氣耶是理與氣兼耶當不待辯而自明矣

答余子積書

此道廣大精微不可以急迫之心求之須是認得路頭端的而從容涵泳於其間漸有湊泊處耳 復魏子才

人心本虛靈靜處難思議及其有思時却屬動邊事賢如司馬公徹夜若不寐殷勤念一中與念佛何異不知此上頭著不得一字勿忘勿助閒妙在心獨契澄徹似波停融液如春至莫作禪樣看卽此是夜氣諦觀日用間道理平鋪是坦如大路然各各有界至不必費安

珍倣宋版印

排只要去私意泛泛思慮萌覺得無根蒂將心去覓心便覺添累墜討論要精詳淘汰極純粹如此用工夫庶幾體用備君歸在旦夕不得長相聚試誦口頭禪君宜體會去○劉士鳳夜苦不寐予恐其把捉太過賦此贈之

近世論學者徒見先正如温公及呂與叔張天祺皆無奈此心何偶於禪門得些話頭悟得此心有不待操而自存的道理遂謂至元至妙千了萬當以此爲道則禪家所謂當下卽是動念則非所謂放四大莫把捉寂寞性中隨飲啄所謂汝暫息心善惡都莫思量皆足以爲道殊不知不難於一本而難於萬殊日用之間千頭萬緒用各不同苟非涵養此心而剔刮道理出來使之洞然無疑則擬議之間忽已墮於過與不及而不自知矣其何以得大中至正之矩哉學者於此正須痛下工夫主敬窮理交修並進而積之以歲月之久庶幾漸有湊泊處耳不然決入異教無疑也（與趙元默論學元默白沙門人）

花者華也氣之精華也天地之氣日循根幹而升到枝頭去不得了氣之精華遂結爲蓓蕾久則包畜不住忽然迸開光明燦爛如此人能涵泳義理澆灌此心優柔厭飫而有得焉則其發之言論措之行事自有不容已者所謂和順積中英華發外是也中庸云誠則形形

則著著則明又云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觀此尤信程子云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或謂一草一木不必窮究恐未之深思耳

要識靜中須有物却從動處反而觀湛然一氣虛明地安得工夫入語言

## 廣文潘玉齋先生潤

潘潤字德夫號玉齋信之永豐人師事婁一齋一齋嚴毅英邁慨然以師道自任嘗謂先生曰致禮以治躬外貌斯須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致樂以治心中心斯須不和不樂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此禮樂之本身心之學也先生謹佩其教終日終身出入準繩規矩李空同督學江右以人才爲問諸生僉舉先生空同致禮欲見之時先生居憂以衰服拜於門外終不肯見空同歎其知禮焚香靜坐時以所得者發爲吟咏終成都教諭

明儒學案卷四

# 明儒學案卷五

姚江黃梨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 白沙學案

有明之學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喫緊工夫全在涵養喜怒未發而非空窵感交集而不動至陽明而後大兩先生之學最爲相近不知陽明後來從不說起其故何也薛中離陽明之高第弟子也於正德十四年上疏請白沙從祀孔廟是必有以知師門之學同矣羅一峯曰白沙觀天人之微究聖賢之蘊充道以富崇德以貴天下之物可愛可求漠然無動於其中信斯言也故出其門者多清苦自立不以富貴爲意其高風之激遠矣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尚書湛甘泉先生若水 別見

舉人李大崖先生承箕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布衣李抱真先生孔修
處士謝天錫先生祐
文學何時振先生廷矩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繩祖 徐兆瀾 熊榮祖 劉秉楨 熊育鑫 熊育鏞 周聯慶 蕭兆柄 李真賓 重刊

# 文恭陳白沙先生獻章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之白沙里人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自幼警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嘗讀孟子所謂天民者慨然曰爲人必當如此夢拊石琴其音泠泠然一人謂之曰八音中惟石難諧子能諧此異日其得道乎因別號石齋正統十二年舉廣東鄉試明年會試中乙榜入國子監讀書已至崇仁受學於康齋先生歸卽絕意科舉築陽春臺靜坐其中不出閾外者數年尋遭家難成化二年復遊太學祭酒邢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見先生之作驚曰卽龜山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爲眞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羅一峯章佩山莊定山賀醫閭皆恨相見之晚醫閭且稟學焉歸而門人益進十八年布政使彭韶都御史朱英交薦言國以仁賢爲寶

臣自度才德不及獻章萬萬臣冒高位而令獻章老林壑恐坐失社稷之寶召至京閣大臣尼之令就試吏部辭疾不赴疏乞終養授翰林院檢討而歸有言其出處與康齋異者先生曰先師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某以聽選監生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譽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自後屢薦不起宏治十三年二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三先生疾革知縣左某以醫來門人進曰疾不可爲也先生曰須盡朋友之情飲一匙而遣之先生之學以虛爲基本以靜爲門戶以四方上下往古來今穿紐湊合爲匡郭以日用常行分殊爲功用以勿忘助之間爲體認之則以未嘗致力而應用不遺爲實得遠之則爲曾點近之則爲堯夫此可無疑者也故有明儒者不失其矩矱者亦多有之而作聖之功至先生而始明至文成而始大向使先生與文成不作則濂洛之精蘊同之者固推見其至隱異之者亦疏通其流別未能如今日也或者謂其近禪蓋亦有二聖學久湮共趨事爲之末有動察而無靜存一及人生而靜以上便鄰於外氏此庸人之論不足辨也羅文莊言近世道學之昌白沙不爲無力而學術之誤亦恐自白沙始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此白沙自得之妙也彼徒見夫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而深之不能極幾之不能研其病在此緣

文莊終身認心性爲二遂謂先生明心而不見性此文莊之失不關先生也先生自序爲學云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累年而卒未有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閒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張東所敘先生爲學云自見聘君歸後靜坐一室雖家人罕見其面數年未之有得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蓋主靜而見大矣由斯致力遲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真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無動靜無內外大小精粗一以貫之先生之學自博而約由粗入細其於禪學不同如此尹直瑣綴錄謂先生初至京潛作十詩頌太監梁方方言於上乃得授職及請歸出城輒乘轎張蓋列槊開道無復故態邱文莊採入憲廟實錄可謂遺穢青史憲章錄則謂採之實錄者張東白也按東白

問學之書以義理須到融液操存須到灑落爲言又令其門人餽遺先生深相敬慕寄詩疑其逃禪則有之以爲有之事闌入史編理之所無也文莊深刻喜進而惡退一見之於定山再見之於先生與尹直相去不遠矣萬歷十三年詔從祀孔廟稱先儒陳子諡文恭

## 論學書

復趙提學　執事謂浙人以胡先生不教人習四禮爲疑僕因謂禮文雖不可不講然非所急正指四禮言耳非統體禮也禮無所不統有不可須臾離者克己復禮是也若橫渠以禮教人蓋亦由事推之教事事入途轍去使有所據守耳若四禮則行之有時故其說可講而知之學者進德修業以造於聖人緊要却不在此也程子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外事與誠心對言正指文爲度數若以其至論之文爲度數亦道之形見非可少者但求道者有先後緩急之序故以且省爲辭省之言略也謂姑略去不爲害耳此蓋爲初學未知立心者言之若以外事爲外物累己而非此之謂則當絕去豈直省之云乎○僕年二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其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靠書冊尋之忘寐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

珍倣宋版印

未得焉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之功其在茲乎有學於僕者輒教之靜坐蓋以吾所經歷粗有實效者告之非務爲高虛以誤人也○承諭有爲毀僕者有曰自立門戶者是流於禪學者甚者則曰妄人率人於僞者僕安敢與之強辯姑以迹之近似者言之孔子教人文行忠信後之學孔氏者則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而動直然後聖可學而至矣所謂自立門戶者非此類歟佛氏教人曰靜坐吾亦曰靜坐曰惺惺吾亦曰惺惺調息近於數息定力有似禪定所謂流於禪學者非此類歟僕在京師適當應魁養病之初前此克恭亦以病去二公皆能審於進退者也其行止初無與於僕亦非僕所能與也不幸其迹偶與之同出京之時又同是以天下之責不仕者輒涉於僕其責取證於二公而僕自己丑得病五六年間自汗時發母氏年老是以不能出門耳凡責僕以不仕者遂不可解所謂妄人率人於僞者又非此類歟

復林太守　僕於送行之文間嘗一二爲之而不以施於當道者一

則嫌於上交一則恐其難繼守此戒來三十餘年苟不自量勇於承命後有求者將何辭以拒之

與順德吳明府　出處語默咸率乎自然不受變於俗斯可矣

復張東白　夫學有由積累而至者有不由積累而至者有可以言傳者有不可以言傳者夫道至無而動至近而神故藏而後發形而斯存大抵由積累而至者可以言傳也不由積累而至者不可以言傳也知者能知至無於至近則無動而非神藏而後發明其幾矣形而斯存道在我矣是故善求道者求之易不善求道者求之難義理之融液未易言也操存之灑落未易言也夫動已形者也形斯實矣其未形者虛而已虛其本也致虛之所以立本也戒慎恐懼所以閑之而非以爲害也然而世之學者不得其說而以用心失之者多矣斯理也宋儒言之備矣吾嘗惡其大嚴也使著於見聞者不睹其真而徒與我嘵嘵也是故道也者自我得之自我言之可也不然辭愈多而道愈窒徒以亂人也君子奚取焉

與羅一峯　聖賢處事毫無偏主惟視義如何隨而應之無往不中吾人學不到古人處每有一事來斟酌不安便多差却隨其氣質剛者偏於剛柔者偏於柔每事要高人一著做來畢竟未是蓋緣不是

義理發源來只要高去故差自常俗觀之故相雲泥若律以道均爲未盡○君子未嘗不欲人入於善苟有求於我者吾以告之可也強而語之必不能入則棄吾言於無用又安取之且衆人之情旣不受人之言又必別生枝節以相矛盾吾猶不舍而責之益深取怨之道也○伊川先生每見人靜坐便歎其善學此一靜字自濂溪先生主靜發源後來程門諸公遞相傳授至於豫章延平尤專提此教人學者亦以此得力晦翁恐人差入禪去故少說靜只說敬如伊川晚年之訓此是防微慮遠之道然在學者須自量度如何若不至爲禪所誘仍多著靜方有入處若平生忙者此尤爲對症之藥○學者先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自當此言最可玩味言語動靜便是理會氣象地頭變急爲緩變激烈爲和平則有大功亦遠禍之道也非但氣象好而已

答張汝弼　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祕書者冀得間悟主也惜乎宰相不悟以爲實然言之上令就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僞辭以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

與林君　學勞擾則無由見道故觀書博識不如靜坐

與林緝熙　終日乾乾只是收拾此理而已此理干涉至大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運會此則天地我立萬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矣得此欛柄入手更有何事往古來今四方上下都一齊穿紐一齊收拾隨時隨處無不是這個充塞色色信他本來何用爾脚勞手攘舞雩三三兩兩正在勿忘勿助之間曾點些兒活計被孟子打併出來便都是鳶飛魚躍若無孟子工夫驟而語之以曾點見趣一似說夢會得雖堯舜事業只如一點浮雲過目安事推乎此理包羅上下貫徹終始滾作一片都無分別無盡藏故也自玆已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毫分縷析義理儘無窮工夫儘無窮書中所云乃其統體該括耳夫以無所著之心行於天下亦焉往而不得哉

與賀克恭　人要學聖賢畢竟要去學他若道只是個希慕之心却恐末梢未易湊泊卒至廢弛若道不希慕聖賢我還肯如此學否思量到此見得個不容已處雖使古無聖賢為之依歸我亦住不得如此方是自得之學○心地要寬平識見要超卓規模要闊遠踐履要篤實能此四者可以言學矣○接人接物不可揀擇殊甚賢愚善惡一切要包他到得物我兩忘渾然天地氣象方始是成就處○為學須從靜坐中養出個端倪來方有商量處

與謝元吉　人心上容留一物不得才著一物則有礙且如功業要做固是美事若心心念念只在功業上此心便不廣大便是有累之心是以聖賢之心廓然若無感而後應不感則不應又不特聖賢如此人心本體皆一般只要養之以靜便自開大

與何時矩　宇宙內更有何事天自信天地自信地吾自信吾自動自靜自闔自闢自舒自卷甲不問乙供乙不待甲賜牛自爲牛馬自爲馬感於此應於彼發乎邇見乎遠故得之者天地與順日月與明鬼神與福萬民與誠百世與名而無一物奸於其間嗚呼大哉前輩云銖視軒冕塵視金玉此蓋略言之以諷始學者耳人爭一個覺纔覺便我大而物小物盡而我無盡夫無盡者微塵六合瞬息千古生不知愛死不知惡尙奚暇銖軒冕而塵金玉耶○禪家語初看亦甚可喜然實自儱侗與吾儒似同而異毫釐間便分霄壤此古人所以貴擇之精也如此辭所見大體處了了如此聞者安能不爲之動但起脚一差立到前面無歸宿無準的便日用間種種各别不可不勘破也

與張廷實　時矩語道而遺事秉常論事而不及道時矩如師也過秉常如商也不及胥失之矣道無往而不在仁無時而或息天下何

思何慮如此乃至當之論也聖人立大中以教萬世吾儕主張世道不可偏高壞了人也

詩直是難作其間起伏往來脈絡緩急浮沈當理會處一一要到非但直說出本意而已文字亦然古文字好者都不見安排之跡一似信口說出自然妙也其間體制非一然本於自然不安排者便覺好柳子厚比韓退之不及只爲大安排也 論詩文

前輩謂學貴知疑小疑則小進大疑則大進疑者覺悟之機也一番覺悟一番長進更無別法也卽此便是科級學者須循次而進漸到至處耳

古之作者意鄭重而文不煩語曲折而理自到

先子長寄定山先生詩可是率爾定山豈可輒寄以詩耶

復李世卿 君子以道交者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己不遵道而好與人交惡在其能交也

與崔楫 棄禮從俗壞名教事賢者不爲願更推廣此心於一切事不令放倒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也

與李德孚 大抵吾人所學正欲事事點簡今處一家之中尊卑老少咸在才點簡著便有不由己者抑之以義則咈和好之情於此處

之必欲事理至當而又無所忤逆亦甚難矣如此積漸日久恐別生乖戾非細事也將求其病根所在而去之祗是無以供給其日用諸兒女婚嫁在眼不能不相責望在己既無可增益又一切裁之以義俾不得妄求此常情有所不堪亦乖戾所宜有也昔者羅先生勸僕賣文以自活當時甚卑其說據今時勢如此亦且不免食言但恐欲紓目前之急而此貨此時則未有可售者不知何如可耳

與湛民澤　承示近作頗見意思然不欲多作恐其滯也人與天地同體四時以行百物以生若滯在一處安能為造化之主耶古之善學者常令此心在無物處便運用得轉耳學者以自然為宗不可不著意理會○自然之樂乃真樂也宇宙間復有何事○飛雲之高幾千仞未若立木於空中與此山平置足其巔若履平地四顧脫然尤為奇絕此其人內忘其心外忘其形其氣浩然物莫能干神遊八極未足言也○某久處危地以老母在堂不自由耳近遣人往衡山問彼田里風俗尋胡致堂住處古人託居必有所見倘今日之圖可遂老脚一登祝融峯不復下矣是將託以畢吾生非事遊觀也○三年之喪在人之情豈由外哉今之人大抵無識見便卑闒得甚愛人道好怕人道惡做出世事不得正坐此耳吾輩心事質諸鬼神焉往而

不得泰然也耶○學無難易在人自覺耳才覺退便是進也才覺病便是藥也○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著此一鞭何患不到古人佳處也

示學者帖　諸君或聞外人執異論非毀之言請勿相聞若事不得已言之亦須隱其姓名可也人氣稟習尚不同好惡亦隨而異是其是非其非使其見得是處決不至以是爲非而毀他人此得失恆在毀人者之身而不在所毀之人言之何益且安知己之所執以爲是者非出於氣稟習尚之偏亦如彼之所執以議我者乎茍未能如顏子之無我未免是己而非人則其失均矣况自古不能無毀盛德者猶不免焉今區區以不完之行而冒過情之譽毀者固其所也此宜篤於自修以求無毀之實不必以爲異而欲聞之也

## 語錄

三代以降聖賢乏人邪說並興道始爲之不明七情交熾人欲橫流道始爲之不行道不明雖日誦萬言博極羣書不害爲未學道不行雖普濟羣生一匡天下不害爲私意爲學莫先於爲己爲人之辨此是舉足第一步○疑而後問問而後知知之真則信矣故疑者進道之萌芽也信則有諸己矣論語曰古之學者爲己○夫道無動靜也

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卽非靜矣故當隨動靜以施其功也○善學者主於靜以觀動之所本察於用以觀體之所存○治心之學不可把捉太緊失了元初體段愈認道理不出又不可太漫漫則流於汎濫而無所歸○但得心存斯是敬莫於存外更加功大抵學者之病助長爲多晦翁此詩其求藥者歟

題跋

書漫筆後　文章功業氣節果皆自吾涵養中來三者皆實學也惟大本不立徒以三者自名所務者小所喪者大雖有聞於世亦其才之過人耳其志不足稱也學者能辨乎此使心常在內到見理明後自然成就得大

次王半山韻跋　作詩須將道理就自己性情上發出來不可作議論說去離了詩之本體便是宋頭巾也

贈彭惠安別言　忘我而我大不求勝物而物莫能撓孟子云我善養吾浩然之氣山林朝市一也死生常變一也富貴貧賤夷狄患難一也而無以動其心是名曰自得自得者不累於外物不累於耳目不累於造次顚沛鳶飛魚躍其機在我知此者謂之善學不知此者雖學無益也

題采芳園記後　天下未有不本於自然而徒以其智收顯名於當年精光射來世者也易曰天地變化草木蕃時也隨時紬信與道翱翔固吾儒事也

著撰

仁術論　天道至無心比其著於兩間者千怪萬狀不復有可及至巧矣然皆一元之所爲聖道至無意比其形於功業者神妙莫測不復有可加亦至巧矣然皆一心之所致心乎其此一元之所舍乎昔周公扶王室者也桓文亦扶王室者也然周公身致太平延被後世桓文戰爭不息禍藏於身者桓文用意周公用心也是則至拙莫如意而至巧者莫踰於心矣

安土敦乎仁論　寓於此樂於此身於此聚精會神於此而不容或忽是謂之曰君子安土敦乎仁也比觀泰之序卦曰履而泰然後安又曰履得其所則舒泰泰則安矣夫泰通也泰然後安者通於此然後安於此也然九二曰包荒用馮河是何方泰而憂念卽興也九三曰艱貞无咎則君子於是時愈益恐恐然如禍之至矣是則君子之安於其所豈直泰然而無所事哉蓋將兢兢業業惟恐一息之或間一念之或差而不敢以自暇矣

珍倣宋版印

無後論　君子一心足以開萬世小人百惑足以喪邦家何者心存與不存也夫此心存則一一則誠不存則惑惑則僞所以開萬世喪邦家者不在多誠僞之間而足矣夫天地之大萬物之富何以爲之也一誠所爲也蓋有此誠斯有此物既有此物必有此誠誠在人何所具於一心耳心之所有者此誠而爲天地者此誠也天地之大此誠且可爲而君子存之則何萬世之不足開哉作俑之人既惑而喪其誠矣夫既無其誠而何以有後耶

或曰道可狀乎曰不可此理之妙不容言道至於可言則已涉乎粗迹矣何以知之曰以吾知之吾或有得焉心得而存之口不可得而言之比試言之則已非吾所存矣故凡有得而可言皆不足以言得曰道不可以言狀亦可以物乎曰不可物囿於形道通於物有目者不得見也何以言之曰天得之爲天地得之爲地人得之爲人狀之以天則遺地狀之以地則遺人物不足狀也

禽獸說　人具七尺之軀除了此心此理便無可貴渾是一包膿血裹一大塊骨頭饑能食渴能飲能著衣服能行淫欲貧賤而思富貴富貴而貪權勢忿而爭憂而悲窮則濫樂則淫凡百所爲一信氣血老死而後已則命之曰禽獸可也

道學傳序　學者不但求之書而求之吾心察於動靜有無之機致養其在我者而勿以聞見亂之去耳目支離之用全虛圓不測之神一開卷盡得之矣非得之書也得自我者也

贈容一之序　恐游心太高著蹟太奇將來成就結果處既非尋常意料所及而子素蹇鈍胡能追攀逸駕仰視九霄之上何其茫茫生方鋭意以求自得亦將不屑就予又安知足履平地結果爲何如也

贈張廷寳序　廷寳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卽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

城隍廟記　神之在天下其間以至顯稱者非以其權與夫聰明正直之謂神威福予奪之謂權人亦神也權之在人猶其在神也此二者有相消長盛衰之理焉人能致一郡之和下無干紀之民無所用權如或水旱相仍疫癘間作民日洶洶以干鬼神之譴怒權之用始不窮矣夫天下未有不須權以治者也神有禍福人有賞罰失於此得於彼神其無以禍福代賞罰哉鬼道顯人道晦古今有識所憂也

雲潭記　天地間一氣而已詘信相感其變無窮人自少而壯自壯

而老其歡悲得喪出處語默之變亦若是而已孰能久而不變哉變之未形也以爲不變旣形也而謂之變非知變者也夫氣也者日夜相代乎前雖一息變也況於冬夏乎生於一息成於冬夏者也夫氣上蒸爲雲下注爲潭氣水之未變者也一爲雲一爲潭變之不一而成形也其必有將然而未形者乎默而識之可與論易矣

## 孝廉李大厓先生承箕

李承箕字世卿號大厓楚之嘉魚人成化丙午舉人其文出入經史跌宕縱橫聞白沙之學而慕之宏治戊申入南海而師焉白沙與之登臨弔古賦詩染翰投壺飲酒凡天地間耳目所聞見古今上下載籍所存無所不語所未語者此心通塞往來之機生生化化之妙欲先生深思而自得之不可以見聞承當也久之而先生有所悟入歸築釣臺於黃公山讀書靜坐其中不復仕進自嘉魚至新會涉江浮海水陸萬重先生往見者四而白沙相憶之詩去歲逢君笑一回經年笑口不曾開山中莫謂無人笑不是真情懶放懷又衡岳千尋雲萬尋丹青難寫夢中心人間鐵笛無吹處又向秋風寄此音真有相視而莫逆者蓋先生胸懷灑落白沙之門更無過之乙丑二月卒年五十四唐伯元謂其晚節大敗不知何指當俟細考

文集

詩雅頌各得其所而樂之本正可以興可以羣可以怨而詩之教明孔子之志其見於是乎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於性情者乎

先生不著書嘗曰六經而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他年得遂投閒計只對青山不著書又曰莫笑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

明儒學案卷五

珍倣宋版印

姚江黃棃洲先生著

豫章後學
夏鼎 熊育鑫
熊繩祖 熊育鏞
徐兆瀾 周聯慶
熊榮祖 蕭兆柄
劉秉楨 李真實
重刊

## 通政張東所先生詡

張詡字廷實號東所南海人白沙弟子登成化甲辰進士第養病歸六年不出部檄起之授戶部主事尋丁憂累薦不起正德甲戌拜南京通政司左參議又辭一謁孝陵而歸卒年六十白沙以廷實之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己爲大以無欲爲至即心觀妙以揆聖人之用其觀於天地日月晦明山川流峙四時所以運行萬物所以化生無非在我之極而思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行乎日用事物之中以與之無窮觀此則先生之所得深矣白沙論道至精微處極似禪其所以異者在握其樞機端其銜綏而已禪則并此而無之也奈何論者不察同類並觀之乎

文集

儒有真僞故言有純駁六經四書以真聖賢而演至道所謂言之純莫有尙焉者矣繼此若濂洛諸書有純者有近純者亦皆足以羽翼乎經書而啓萬世之蒙世誠不可一日而缺也至於聖絶言湮著述家起類多春秋吳楚之君僭稱王者耳齊桓晉文假名義以濟其私者耳匪徒言之駁乎無足取也其蓁蕪大道晦蝕性天莫甚焉非蕩之以江海驅之以長風不可以入道也故我白沙先生起於東南倡道四十餘年多示人以無言之教所以救僭僞之弊而長養夫真風也其恆言曰孔子大聖人也而欲無言後儒弗及聖人遠矣而汲汲乎著述亦獨何哉雖然無言二字亦著述也有能超悟自得則於斯道思過半矣然則六經四書亦剩語耳矧其他乎而世方往往勸先生以著述爲事而以缺著述爲先生少之者蓋未之思耳今則詩集出焉而人輒以詩求之文集出焉而人輒以文求之自非具九方皐之目而能得神駿於驪黃牝牡之外者或寡矣翊誠懼夫後修者復溺於無言以爲道也因摭先生文集中語倣南軒先生傳道粹言例分爲十類而散入之其間性命天道之微文章功業之著修爲持治之方經綸斡運之機靡不燦然畢具輯成名曰白沙先生遺言纂要凡十卷庶觀者知先生雖尋常應酬文字中無非至道之所寓至於

一動一靜一語一默無非至教蓋可觸類而長焉由是觀之先生雖以無言示教而卒未嘗無言是以言焉而言無不中有純而無駁其本真故也是可以佐聖經而補賢傳矣白沙遺言纂要序

昔呂原明嘗稱正叔取人專取有行不論知見又說世人喜說某人只是說得又云說得亦大難而以爲二程學遠過衆人在此夫知之真則守之固不真而固冥行而已矣夢說而已矣吾恐其所謂介者非安排則執滯抑何以得乎無思無爲之體執乎日往月來之機通乎陽舒陰慘之變化神之心而妙之手以圓成夫精微廣大之道也哉介石記

予少從先君宦遊臨川沿塘植柳偃仰披拂於朝烟暮雨之間千態萬狀可數十本塘之水微波巨浪隨風力強弱而變化可數十丈鸎燕之歌吟魚蝦之潛躍雲霞之出沒不可具狀則境與心得旣塊然莫知其樂之所以稍長讀昔人柳塘春水漫及楊柳風來面上吹之句則心與句得又茫然不知其妙之所寓近歲養痾之餘專靜久之理與心會不必境之在目情與神融不必詩之出口所謂至樂與至妙者皆不假外求而得矣柳塘記

子思所謂至誠無息卽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之意全體呈露妙用

顯行惟孔子可以當之在學者則當終日乾乾也至於心無所住亦指其本體譬如大江東下沛然莫之能禦小小溪流便有停止纔停止便是死水便生臭腐矣今以其本體人人皆具不以聖豐而愚嗇此孟子所以道性善而程子以爲聖人可學而至也學者不可以不勉也范書格物直陰陽不住之說正孔子博文之意欲其博求不一之善以爲守約之地也其意旨各有攸在 復乾亨

士之所守義利毫末之辨以至生死趨舍之大實在志定而守確堅之一字不可少也至於出處無常惟義所在若堅守不出之心以爲恆斯孔子所謂果哉也其可乎 復曹梧舟

天旋地轉今浙閩爲天地之中然則我百粵其鄒魯與是故星臨雪應天道章矣哲人降生人事應矣於焉繼孔子絕學以開萬世道統之傳此豈人力也哉若吾師白沙先生蓋其人也先生以道德顯天下天下人向慕之不敢名字焉共稱之曰白沙先生先生生而資稟絕人幼覽經書慨然有志於思齊閒讀秦漢以來忠烈諸傳輒感激齎咨繼之以涕洟其向善蓋天性也壯從江右吳聘君康齋遊激勵奮起之功多矣未之有得也暨歸杜門獨掃一室日靜坐其中雖家人罕見其面如是者數年未之有得也於是迅掃夙習或浩歌長林

一 珍倣宋版印

或孤嘯絕島或弄艇投竿於溪涯海曲忘形骸捐耳目去心智久之然後有得焉於是自信自樂其爲道也主靜而見大蓋濂洛之學也由斯致力遲遲至於二十餘年之久乃大悟廣大高明不離乎日用一眞萬事本自圓成不假人力其爲道也無動靜內外大小精粗蓋孔子之學也濂洛之學非與孔子異也中庸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誠之其理無二而天人相去則遠矣由是以無思無爲之心舒而爲無意必固我之用有弗行行無弗獲有弗感感無弗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故病亟垂絕不以目而能書不以心而能詩天章雲漢而諧金石胡爲其然也蓋其學聖學也其功効絕倫也固宜或者以其不大用於世爲可恨者是未知天也天生賢聖固命之以救人心也救人心非聖功莫能也聖功叵測其可以窮達限耶且治所以安生也生生而心死焉若弗生也吾於是乎知救人心之功大矣哉孟子曰禹稷顏回同道韓子曰孟子之功不在禹下此之謂也先生雖窮爲匹夫道德之風響天下天下人心潛移默轉者衆矣譬如草木一雨而萌芽者皆是草木蓋不知也其有功於世豈下於抑洪水驅猛獸哉若此者天也非人力也 白沙先生墓表

諫議賀醫閭先生欽

賀欽字克恭別號醫閭世爲定海人以戎籍隸遼之義州衛少習舉子業輒鄙之曰爲學止於是耶登成化丙戌進士第授戶科給事中因亢旱上章極諫謂此時遊樂是爲樂憂復以言官曠職召災自劾尋即告病歸白沙在太學先生聞其爲己端默之旨篤信不疑從而稟學遂澹然於富貴故天下議白沙率人於僞牽連而不仕則以先生爲證搆小齋讀書其中隨事體驗未得其要潛心玩味杜門不出者十餘年乃見實理充塞無間化機顯行莫非道體事事物物各具本然實理吾人之學不必求之高遠在主敬以收放心勿忘勿助循其所謂本然者而已故推之家庭里閈間冠婚喪祭服食起居必求本然之理而力行之久久純熟心跡相應不期信於人而人自信有邊將詐誘殺爲陣獲者見先生即吐實曰不忍欺也城中亂卒焚劫不入其坊先生往諭之衆即羅拜而泣曰吾父也遂解散其至誠感人如此正德庚午十二月卒年七十四先生之事白沙懸其像於書室出告返面而白沙謂先生篤信謹守人也別三十年其守如昨似猶未以凍解冰釋許之蓋先生之於白沙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與

門人於衢路失儀先生曰爲學須躬行躬行須謹隱微小小禮儀尚守不得更說甚躬行於顯處尚如此則隱微可知矣○門人有居喪而外父死或曰禮三年之喪不弔先生曰惡是何可已服其服而往哭之禮也言不易三年之服○善惡雖小須辨別如睹黑白○教諸女十二條曰安詳恭謹曰承祭祀以嚴曰奉舅姑以孝曰事丈夫以禮曰待娣姒以和曰教子女以正曰撫婢僕以恩曰接親戚以敬曰聽善言以喜曰戒邪妄以誠曰務紡織以勤曰用財物以儉○有來學者言學些人事也好先生曰此言便不是矣人之所學唯在人事舍人事更何所學○問靜極而動者聖人之復豈常人之心無有動靜乎曰常人雖當靜時亦不能靜○此理無處不有無時不然人惟無私意間隔之則流行矣爲學先要正趨向趨向正然後可以言學若趨向專在得失卽是小人而已矣○古之政事學問一貫事耳今人學自學政自政判而爲二故所學徒誦說而已未嘗施之政事政事則私意小智而已未嘗本之學問也故欲政事之善須本之學問○白沙後有書來謂其前時講學之言可盡焚之意有自不滿者聖人之法細密而不粗率如人賢否一見之便不言我已知其爲人必須仔細試驗考察之今人一見便謂已得其實真俗語所謂假老郎

也○爲學之要在乎主靜以爲應事建功之本○讀書須求大義不必纏繞於瑣碎傳註之間○驕惰之心一生卽自壞矣○有一世之俗有一方之俗有一州一邑之俗有一鄉之俗有一家之俗爲士者欲移易之固當自一家始○今人見人有勉強把捉者便笑曰某人造作不誠實我嘗曰且得肯如此亦好了如本好色把持不好色如本好酒把持不飮酒此正矯揉之功如何不好若任情胡行只管好色飮酒乃曰吾性如此此等之人以爲誠實不造作可乎○世教不明言天理者不知用之人事言人事者不知本乎天理所以一則流於粗淺一則入於虛無○有以私囑者先生正理喻之因謂門人曰渠以私意干我我却以正道勸之渠是拖人下水我却是救人上岸○世風不善豪傑之士挺然特立與俗違拗方能去惡爲善○靜無資於動動有資於靜凡理皆如此如草木土石是靜物便皆自足不資於動物如鳥獸之類便須食草棲木矣故凡靜者多自給而動者多求取故人之寡欲者多本於安靜而躁動營營者必多貪求也○人於富貴之關過不得者說甚道理○今之讀書者只是不信故一無所得○事之無害義者從俗可也今人以此壞了多少事○天地間本一大中至正之道惟太過不及遂流於惡如喪葬之禮自有中

制若墨氏之薄後世之後皆流於惡者也故程子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

## 吏目鄒立齋先生智

鄒智字汝愚號立齋四川合州人弱冠領解首成化丁未舉進士簡庶吉士孝宗登極王恕爲吏部尚書先生與麻城李文祥壽州湯鼐以風期相許是冬值星變先生上言皆是大臣不職奄宦弄權所致請上修德用賢以消天變不報又明年鼐劾閣臣萬安劉吉尹直中官語以疏且留中鼐大言疏不出將併劾中官中官避匿尋有旨安直皆免先生與文祥鼐日夜歌呼以爲君子進小人退劉吉雖在不足忌也吉陰使門客私人魏璋伺之會壽州知州劉槩寓書於鼐言夢一叟牽牛入水公引之而上牛近國姓此國勢瀕危賴公復安之兆也鼐大喜出書示客璋遂劾鼐槩及先生俱下詔獄先生供詞某等來往相會或論經筵不宜以寒暑輟講或論午朝不宜以一事兩事塞責或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薄或論生民憔悴無賑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畜之具議者欲處以死刑部侍郎彭韶不判案獲免謫廣東石城吏目至官即從白沙問學順德令吳廷舉於古樓村建亭居之扁曰謫仙其父來視責以不能祿養箠之泣受辛亥十

月卒年二十六廷舉治其喪方伯劉大夏至邑不迎大夏賢之初王三原至京先生迎謂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事茍且公宜請對面陳時政之失上許更張然後受職又謂湯鼐曰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得失言下取旨近年遇事惟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也請修復故事今日第一著也二公善其言而不能用識者憾之

奉白沙書

克修書來問東溟幾萬里江門未盈尺妄以道冲而用之不盈之意答之未知先生之意果然耶不然則作者為郢書解者為燕說矣京師事智自知之但先生所處是陳太邱柳士師以上規模晚生小子脚根未定不敢援以為例耳然亦當善處之計不至露圭角也朱子答陳同父書云顏魯子以納甲推其命正得震之九四先生所推與之合耶果若此爻其於朱子何所當耶幸教

讀石翁詩

乾坤誰執伸尼權硬敢删從己酉年大笠蔽天牛背穩不妨相過戊申前某錄石翁詩止得己酉年所作

御史陳時周先生茂烈

陳茂烈字時周福之莆田人年十八卽有志聖賢之學謂顏之克己曾之日省學之法也作省克錄以自考登宏治丙辰進士第奉使廣東受業白沙之門白沙語以爲學主靜退而與張東所論難作靜思錄授吉安推官考績過淮寒無絮幕受凍幾殆入爲監察御史袍服朴陋蹩躠一牝馬而自係風紀之重所過無不目而畏之以母老終養供母之外匡床敝席不辦一帷身自操作治畦汲水太守閔其勞遺二力助之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送之還日坐斗室體驗身心隨得隨錄曰儒者有向上工夫詩文其土苴耳吏部以其淸苦祿以晉江教諭不受又奏給月米上言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於臣之貧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己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艱苦獨至臣雖勉心力未酬涓滴且八十有六來日無多臣欲自盡尚恐不及上煩官帑心竊未安奏上不允母卒亦卒年五十八白沙謂時周平生履歷之難與己同而又過之求之古人如徐節孝者眞百鍊金孝子也先生爲諸生時韓洪洞問莆人物於林俊俊曰從吾從吾者彭韶字也又問曰時周洪洞曰以莆再指一書生耶俊曰與時周語沈疴頓去其爲時所信如此

## 長史林緝熙先生光

林光字緝熙東莞人成化乙酉舉人己丑會試入京見白沙於神樂觀語大契從歸江門築室深山往來問學者二十年白沙稱其所見甚是超脫甚是完全蓋自李大厓而外無有過之者嘗言所謂聞道者在自得耳讀盡天下書說盡天下理無自得入頭處終是閑也甲辰復出會試中乙榜授平湖教諭歷兗州嚴州府學教授國子博士襄府左長史致仕年八十一卒初先生依白沙不欲仕晚以貧就平湖踰十年官滿來歸母氏無恙再如京師將求近地養親未及陳情遂轉兗州於是奏請改地冢宰不許未及一年而母氏卒白沙責其因升斗之祿以求便養無難處者特於語默進退斟酌早晚之宜不能自決遂貽此悔胸中不皎潔磊落也又言定山爲窘所逼無如之何走去平湖商量幾日求活一齊誤了也然則平湖之出亦白沙之所不許況兗州乎其許之也太過故其責之也甚切耳

### 記白沙語

先生初築陽春臺日坐其中用功或過幾致心病後悟其非且曰戒愼與恐懼斯言未云偏後儒不省事差失毫釐間蓋驗其弊而發也

○嘗論明道論學數語精要前儒謂其太廣難入嘆曰誰家繡出鴛

鳶譜不把金針度與人○先生教人始初必令靜坐以養其善端嘗曰人所以學者欲聞道也求之書籍而弗得則求之吾心可也惡累於外哉此事定要覷破若覷不破雖日從事於學亦爲人耳斯理識得爲己者信之詩文末習著述等路頭一齊塞斷一齊掃去毋令半點芥蔕於胸中然後善端可養靜可能也始終一境勿助勿忘氣象將日佳造詣將日深所謂至近而神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自此迸出面目來也

州同陳秉常先生庸

陳庸字秉常南海人舉成化甲午科遊白沙之門白沙示以自得之學謂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於子何有焉先生深契之張東所因先生以見白沙有問東所何如白沙曰余知庸庸知詡年五十以荊門州同入仕蒞任五日不能屈曲即解官杜門不入城郭督學王宏欲見之不可得同門謝祐卒而貧先生葬之病革設白沙像焚香再拜而逝年八十六

布衣李抱眞先生孔修

李孔修字子長號抱眞子居廣州之高第街混迹闤闠張東所識之引入白沙門下先生常輸糧於縣縣令異其容止問姓名不答第拱

手令叱之曰何物小民乃與上官爲禮仍拱手如前令怒笞五下竟
無言而出白沙詩驢背推敲去君知我是誰如何又兩手竟受縣官
笞所由作也父沒庶母出嫁誣先生奪其產縣令鞫之先生操筆置
對曰母言是也令疑焉徐察其誣乃大禮敬詩字不蹈前人自爲戸
牖白沙與之倡和謂其具眼嘗有詩曰月明海上開樽酒花影江邊
落釣蓑白沙曰後廿年恐子長無此句性愛山水悉見之圖畫人爭
酬之平居管寧帽朱子深衣入山讀書二十年不入城兒童婦女皆
稱曰子長先生偶出山則遠近圜視以爲奇物卒無子葬於西樵山
側鄉人祭社以先生配先生性不羈相傳不慧之事亦容或有之或
問子長廢人有諸陳庸曰子長誠廢人然實非愚霍韜曰白沙抗節
振世之志惟子長張詡守而不失

謝天錫先生祐

謝祐字天錫南海人白沙弟子築室葵山之下幷日而食襪不掩脛
名利之事纖毫不能入也嘗寄甘泉詩云生從何處來化從何處去
化化與生生便是真元處卒後附祀於白沙按先生之詩未免竟是
禪學與白沙有毫釐之差

何時振先生廷矩

何廷矩字時振番禺人爲郡諸生及師白沙卽棄舉子業學使胡榮挽之秋試必不可白沙詩云良友惠我書書中竟何如上言我所憂下述君所趨開緘讀三四亦足破煩汚丈夫立萬仞肯受尋尺拘不見柴桑人丐食能歡娛孟軻走四方從者數十車出處固有間誰能別賢愚鄙夫患得失較計於其初高天與深淵懸絶徒嗟吁

運使史惺堂先生桂芳

史桂芳字景實號惺堂豫之番陽人嘉靖癸丑進士起家歙縣令徵爲南京刑部主事晉郎中出知延平府以憂歸再補汝寧遷兩浙鹽運使以歸先是嶺表鄧德昌白沙弟子也以其學授傳明應先生讀書鹿洞傳一見奇之曰子無第豪舉爲聖門有正學可勉也手書古格言以勗先生先生瞿然嚮學之意自此始其後交於近溪天臺在歙又與錢同文爲寮講於學者日力留都六載時譚者以解悟相高先生取行其所知而止不輕信也其學以知恥爲端以改過遷善爲實以親師取友爲欿助若夫抉隱造微則俟人之自得不數數然也天臺曰史惺堂苦行修持人也天臺以御史督學南畿先生過之卒然面質曰子將何先天臺曰方今爲此官者優等多與賢書便稱良矣先生厲聲曰不圖子亦爲此陋語也子不思如何正人心挽士習以稱

此官耶拂衣而起天臺有年家子宜黜而留之先生曰此便是脚根站不定朝廷名器是爾作面皮物耶天臺行部值母諱日供帳過華先生過見之勃然辭去謂天臺曰富貴果能移人兒家風素朴舍中所見居然改觀矣其直諒如此天臺又曰平生得三益友皆艮藥也胡廬山爲正氣散羅近溪爲越鞠丸史惺堂爲排毒散先生在汝寧與諸生論學諸生或謁歸請益卽輟案牘對之刺刺不休談畢珍重曰愼無弁髦吾言也激發屬吏言辭慷慨遂平令故有貪名聞之流涕翻然改行郡有孝女不嫁養父先生躬拜其廬民俗爲之一變其守延平七日憂去而盡革從前無名之費若先生者不徒講之口耳矣

明儒學案卷六